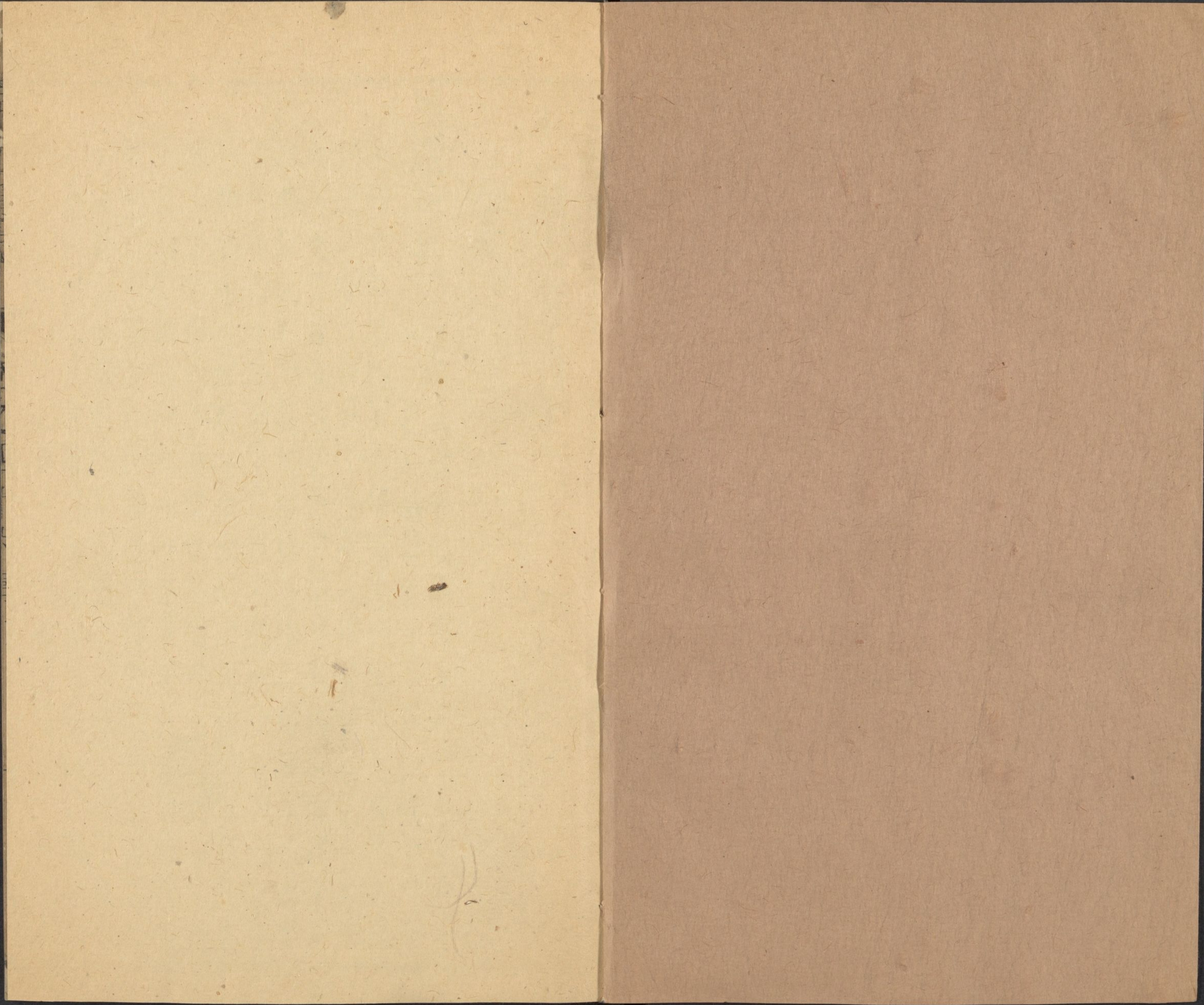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89

T 3208/323 1. 81

0034



浙江通志卷之四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賦

漢嚴忌哀時命賦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余生
之不遘時往者不可扳援兮來者

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遑兮舒忠情而屬詩夜炯
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無告兮眾
孰可與深謀欲愁悴而委情兮老冉冉而逮之居
處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
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鐘山之玉
英擘瑤木之擘枝兮望閬風之扳桐羽水汨其為
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
羽翼而高翔心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徨悵
恫惘以永思兮心紆軫而增傷倚躊躇以淹留兮
日飢饉而絕糧廓抱景而獨伏兮超永思乎故鄉
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白日晼晼其
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車已敝而馬罷兮蹇遭徊

而不能行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
 冠崔嵬而切雲兮劍淋瀝而縱橫衣攝葉以楛與
 兮左袂挂於搏桑右袂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
 肆行上同鑿柄於伏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願尊
 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雖知困其不改操兮
 終不以邪枉而害方世並舉而好朋斗斛而
 相量衆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退而隱為鳳凰作
 詞而效忠俗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願舒
 志而抽馬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於甌窰兮蜚
 廉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
 窮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邁而盈胸魂眇眇而馳
 騁兮心煩冤之忡忡志欲憾而不憺兮路幽窅而
 甚難魂獨守此曲隅兮然懇切而永歎愁修夜而
 宛轉兮氣涓瀟其若波握剗劒而不用兮操規矩
 而無所施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置猿
 狝于櫺檻兮夫何以責其捷巧駟跛鼈而上山兮
 吾固知其不能升釋管晏而任臧獲兮何權衡之

足稱篋籥雜于廢蒸兮機蓬矢以射革負擔荷以
 杖尺兮欲伸安而不可得外迫脅于機臂兮上牽
 聯于矰弋肩傾側而不容兮固陜復而不自得務
 光自投于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孰魁摧之可久
 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而為室兮下披衣于水
 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承守虹霓紛其
 朝霞兮夕濛濛而淋雨怡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
 此曠野下垂釣於溪谷兮上要求於仙者與赤松
 而結友兮比王喬而為耦使臬揚先導兮白虎為
 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魂眇眇
 以寄獨兮汨徂往而不歸處卓卓而日遠兮志浩
 蕩而傷懷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蛟
 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網羅知貪餌而近死兮
 不如下遊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
 為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
 變兮豈忠信之可叱志怛怛而內直兮履繩墨而
 不頗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慨塵垢之
 狂攘兮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

而淑清時厭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聊竄端
 而匿迹兮歎寂寞而無聲獨便情而煩毒兮焉發
 憤而忤情時曖曖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伯彝
 死於首陽兮卒天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
 致死而不得逞懷瑤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
 生天地之若過兮忽爛漫而無成邪氣襲余之形
 體兮症措怛而萌生願一見陽
 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晉孫綽天台山賦

并序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

四明天台皆列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
 竣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之壯
 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于常典者豈不以所
 立冥奧其路幽迥或創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
 始經魑魅之途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涉王
 者莫由禋祀故事絕于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
 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
 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

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
 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求託茲嶺不任喟想之
 至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閤運自然之
 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
 實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
 結根彌于華岱直指高于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
 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志者以守見
 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晒夏蟲之疑冰整輕
 翻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以示兆赤城霞
 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觀靈驗而遂徂忽乎
 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
 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
 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
 籠涉峭嶠之崢嶸濟槽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
 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
 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
 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心契誠於幽昧履重險
 而逾平既克濟于九折路威奠而修通恣心目之

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
 松靚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嗚嗚過靈溪而一濯
 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于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
 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元踪陟降信宿迄于仙都
 雙闕雲疎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
 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彤雲斐亶以翼櫺燿日炯
 晃於綺疏入桂森挺而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
 風佇芳於陽林澧泉涌溜于陰渠建木滅景于千
 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
 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是遊覽
 既周體靜心閒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日
 半無全疑思幽發朗咏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
 高蹇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烟輝觀天宗爰
 集通僊挹以元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
 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遺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
 問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元釋一各之同出
 消一無于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然
 于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宋葛澧錢塘賦

錢塘據東南之都會號天下繁盛之
 樂土其山川之秀麗井邑之浩穰人

物之豐景槩之美詳詢熟覽實浮於名攷按圖籍
 見於前人之稱述備矣因據其大畧總而賦之其
 辭曰茹華大夫遺棄畝塵采擷芳英窮足力之所
 暨徧九垓而週行想見東南之域有名區焉據一
 方之都會萃萬景而敷榮羸糧首途薦罹寒暑始
 入其城徜徉蹕蹕四縱硯轡紛錯呈露莫能識覽
 日眩神聳惕慄而驚稔聞摛藻先生謝迹人寰屏
 除俗慮繹黃庭之秘術獲征僑之高趣眠雲嘯月
 隱林泉之勝處迺滌垢心齋鞠躬緩步徐屈衡門
 情懇厥故曰先生高卧久矣斬有攸聞願洞開而
 悉諭先生韞然笑曰眡子辭氣若有所覩有弗當
 於中心者乎豈生於偏城下邑而未究雄藩巨鎮
 之浩穰也邪子來前予語汝粵若一氣肇分二儀
 聿建有清有濁或合或散疑為山嶽融為河漢五
 方各殊號名異辨烏策篆素文該迹備顧茲都督
 之大府上當星紀之纏次驗夏書之所別為揚州

之內地春秋之際屬吳春秋之後屬越嬴秦統於
會稽歷世藩於東北至陳始建錢塘之號當隋重
置杭州之額總官府立於仁壽初餘杭郡更於大
業末唐武德時因名於開皇李子通後嘗陷於公
祏及正觀之休明隸江南之疆場開元中分東道
之採訪乾元來歸江西之觀察厥後景福間朔鎮
海軍之節度聖宋淳化制寧海軍而改易有山有
川有市有廛提封千萬井丁壯幾萬千景槩之佳
美百物之富繁可指而言焉七雉維高數尋維厚
轟然屹然長雲斷岸敞以高臺穿日廢寶甃呂陶
甃覆呂鴛雷其出入有譏其啟閉有守內足以衛
居止外足以禦戎寇周衰連亘五十餘里眈眈然
虎踞麟伏羅峰列岫是爲州城城中則有東西之
陌南北之阡四達之衢九出之達開通且長方軌
甚彛清流中貫蕩漾漣漪畫船來曠郵亭枕濬構
禮會別去思披雲寶石七星清輝吳門彩虹橫帶
欄楯夾丞常樂延寶千秋普明清湖衆安通仙都
亭綺分瓜列各撫界分時則有壩南壩北南城西

城開道奉國溫泉水明中棚清波朝天清平巡邏
糾集晝警宵繩剖析途巷標題坊號時則有通和
延福廣文常慶興禮會昌義和從訓慈孝清飄安
國延定通寶豐財紫雲立政大書深刻誇詡爭勝
坊中則有暨茨之垣墉肯朔之堂室上棟下宇以
避燥濕構櫺關鍵以輝地闌綠牕朱扉畫簾繡幕
聳樓閣兮千門叢綺紈兮萬闕或對牖而胥瞰或
面水而穩植崇庠列峙交措雜出如櫛密比如鱗
疊集夫家於焉而樂生稚艾於焉而燕息鑿井渴
飲實廩飢食漢志載用物常足之言隋史有尚禮
惇麗之說牧之具甲於天下之稱居正敘繁會雕
麗之迹邑屋華麗文忠公之記可稽萬屋相誇王
文公之詠紀實蔡侯云爲一都會呂公云爲天下
劇伯鳳言地多奇勝沈立言人物安逸世守良工
競精舊業績畫函鞞刮摩搏埴裂帛之規裁木之
鈇剏物器具交持遞摯百所爲描纖微罔闕背窳
就攻豐阜積滯學古者不知力農之勞通鬻者不
知伎巧之法熙熙陶陶含哺鼓腹沐浴皇靈優游

化國其阜通縲賄懋遷化居則建垂旌之思次分
朝夕之三市旗亭五重俯際百隊列族聚貨通闔
陳次有所次敘有地度量有式僞飾有禁大質小
劑亮執其言胥師肆長各謹其令江帆海舶蜀商
閩賈水浮陸趨聯檣接武紅塵四合駢至叢貯徑
嘉樂膠揮袂飄舉息操倍蓰功辨良楛迺有安康
之楚金白膠汝南之著草龜甲上黨之石密貫布
劍南之縞紵綫錦其他球琳琅玕鈇松惟石蠙珠
縵絲柅榦栝柏金錫竹箭丹銀齒革林漆絲泉蒲
魚布帛信都之棗固安之櫛暨浦之三如奉化之
海錯奇名異狀夥够堆積貿易者莫詳其生博洽
者疇克徧識其承流宣化聽訟訊獄則有官府焉
貴有正有貳有寮有屬賤有府有史有胥有徒牧
伯之宇雄峙於爽塏廉按之司對列於通衢繡櫺
雲楣鏤檻文槐瓊榦虹梁藻井椽桴長廊廣廡連
閣門庭硬礮緻砌渥彩紛敷塞門內立儀簷豁如
于呂植其畫戟于以通其輶車列鍛垂獻警戒不
虞詔條自是以宣揚吏民於焉而犇趨聯識之第

欄等並建征商之局據要闕居園扉靜兮束矢罕
入帑藏啟兮金帛廣儲離磬權酤秉式法而受授
常平鎮城積紅腐而羨餘其歲月有會有計其參
考有籍有書庭無壅滯繫師師之明健人耻鬪訟
由易俗於恬愉其常供正取時運而益大府之用
其休聲美政時傳而達天子之都毓材養士有學
宮焉肄集有舍勸講有堂模範有師切偲有友升
降以齒而人遵長幼之序漸摩有素而俗安禮義
之守春秋祭饗多儀必舉由是習先王之典歲時
較藝工拙精分由是勵循循之誘故得圃澤之多
賢妹邦之君子楚材南金汝穎神錐鼓篋朋來袍
紛鷺集俎豆莘莘獻酬交錯歌唐誦虞泳仁蹈德
長者皆不厭不倦幼者亦克岐克嶷日就月將自
強不息人人號爲書淫處處稱其傳癖念夏侯拾
芥之言慕桓榮稽古之力杏壇茂蔭扇習習之清
風泮水澄波漾明明之皓魄衣冠不特盛於鄒魯
斷斷豈專美於洙泗輔助文德有武備焉養以稍
食衣以繒帛會呂什伍居呂營屯駐泊崇節龍山

水軍船務寶興捍江牢城統目節制訓以五兵燧
 亦沙浦刷馬江濱大閱有時賞罰有經或揮左或
 揮右或三令或五申暨暨諮諮堂堂烝烝踧踧檜
 虜儵眡麇鱷密須之鼓闕鞞之甲繁弱鳥號黃間
 千鈞枉絜殺鏃龍藻龜文徧裝重襲予鋌飄英奮
 烏合兮其陣猛厲鷹揚兮其敵勅稔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節熟釗鐸獨鏡旗旂在稍之名器用犀
 銳人習精明陣整魚麗法嚴柳營勇者壯者大以
 備不虞不庭弱者脆者小以充執役使令足以鎮
 南國之疆宇足以暢皇家之威稜府地之北有吳
 山焉截薛岳隘岷岷危巖岷岷道邇倚刻峭可步英
 烈廟庭架植其所伊昔楚國有臣子胥憤讒夫之
 浸潤哀天屬之非辜解劍以析漁父渡江而犇東
 吳五戰至郢而昭王大去破塚鞭尸而宿虬已除
 聲光既振措國疆盛南服越人北威齊晉從闔閭
 之撫封實子胥之輔政逮夫差嗣立宰幣用事納
 勾踐之幣遺欲伐齊而肆志雖輸忠讜之謀
 君心莫逃讒佞之謀終行詭詐於戲身雖

愈光事雖往而名彌彰致黔黎之愛慕建祠宇於
 高岡以迄于今餘千禩矣回廊邃殿覃覃增壯直
 誠大節藹藹勝芳顏貌如生濟濟鏘鏘孱夫觀之
 而激懦志烈上過此則厲剛腸駛駢巍巔夏屋大
 啟萋萋歲裊巖巖摧唯越軼埃墟炳耀曄曄仰攀
 雲兮俯杳眇是為堂兮曰有美坻岓棧離控壓羣
 峯飛翬老拱誕豁雲際前瞻後盼左顧右睨江湖
 芻甸芻波瀾蕩沃翠屏碧嶂極目無翳夫尊榮之
 飾必因聖人吟詠而後得誰其詠之我仁宗皇帝
 夫景趣之佳必待賢者輯洽而後顯疇其輯之前
 守臣梅摯由是天下想望而玩慕邦人咨嗟而欣
 意當其陽和煥發景物華鮮值清明之後或禁火
 之前依依之綠野無際茸茸之芳草連天撲春歡
 之燕乳啼春恨之鶯遷汀蒲岸柳之裊娜紅葩綠
 萼之芊綿都人士女妬豔爭妍鞞香鞞擁翠輶闐
 郭溢郭累迹差肩駢衍必路要遮鮮扁水畔遲遲
 問誰人之被襖林梢隱隱知何處之鞦韆若曰山
 之氣候則變態而無窮卻躬遠望穹林隱藪出沒

於杳靄嵐光翠色合散于空中移跗近觀低坡崇
岌彌絡開莫幽禽野鳥嘲啞舞歡州城之外有西
湖焉泉流瀦滙廣深停蓄滌滌潔潏止而清些瀾
洶通濶動而聲些沙洲之垂柳綻嫩波心之浮圖
弄影湖中迺有千艘荃橈萬舸桂楫緋纒輕維蘭
棧鬪捷行客遊人旁午雜遝或浮泛綠漪之上或
蟻泊他山之脅梵宇樸緲峯巒禪轡相攜首東水
心定水崇福興福惠明妙惠法善土宿其山有若
外園其嶺有若鐵埜其亭臺則有衆樂集賢在焉
徙履回南淨慈佛惠昭慶普寧淨因淨相真如寶
林其山有若南屏其嶺有若慈雲其亭觀則有發
符白蓮在焉縱步尋西惠因香積法雨法空廣果
資國正濟六通其山有若靈石其嶺有若麥嶺其
亭檻則有流杯涵溪在焉隨徑徂北菩提招賢寶
積寶雲普濟寶勝智果壽星其山有若巾子其嶺
有若衣眉其樓臺則有看經英遊在焉傍西深入
岩谷益秀上下天竺靈隱靈鷲爭出奇巘互獻重
岫烟籠黛染澤通雲覆十里之松徑陰陰萬脉之

列泉漚漚又其西則南北高峯獨透羣嶺之表亭
亭插天虺費浮雲在其下而可以攀搖光曳玉繩
者也植中岩岩則有孤山西陵報國崇因廣化開
闔扉檻層厠碧瓦或跨閣於陞砌或引泉於堂下
在昔林逋傲世嘉遁慕冥冥之高飛潔皎皎而率
性幽居逐志遺累深隱飄飄杖屨泛泛小艇去尋
精刹步隨幽徑縱鶴翔雲延客反命常畱長者之
車屢至公卿之迎蕙帳久虛而遺迹永存幾換園
林而猶佳故境芬芬播傳而不泯湖山得是以增
勝誕安步屨則有長隄隆隆防障橫臥湖心其長
千尋其廣並輪增卑培薄完繕砥平跨以徒杠夾
以柳陰其他崑曰玉女佛手洞曰烟霞香林石曰
纜船隱士峰曰蓮花白雲亭曰夜講映發塢曰大
慈楓林塔曰慈雲黃皮澗曰呼猿石門井曰金沙
烹茗菴曰永安寶雲泉曰虎跑卧犀池曰定箭湧
金錢源龍濺袁松陳檜渦渚別嶼搗漾曲水綠竹
有並生之奇偃松有八面之美小嶺有飛來之號
高臺有翻經之志畫橋碧沼觸處逢之月觀歡亭

時時見矣或遠或近四週環列妙景幽趣殊蹤異迹名不可以殫紀足亦藉於偏歷供騷人無窮之吟付丹青意外之筆故張祜載樓臺高聳翠岑之言賈島有烟濃景晚難狀之述春波千頃見文正之句魚躍蟬嘶形舜欽之什楊蟠以百詠而譽佳元之以畫圖而顯飾每歲孟夏初旬八日羣人數萬以胥會競縱羽鱗而祈福者天禧中故丞相王冀公始請為放生之會也水涸則草生水淺而葑橫深虞堙塞之漸力陳浚治之言者元祐歲前內相蘓東坡敷奏乞興役之策也廣乎大哉東抵郭瀝之境西接新安之際申畫郊圻幾七百里之地若稽古先建邦蕃衛以守民社以壯形勢設法備具莫盛於成周之世析之則有隣有比統之則有鄉有遂豈王畿特私然舉六服皆若是故得內外同歡遐邇均惠國家大猷是經議事以制夏觀典則損益其事總之有州附之有縣縣則分鄉以識別鄉復分里以表異惟此錢塘疆界既廣故立縣有十而縣之所治九十二鄉鄉之所管四百二十

有七里高厚遼隰迺疆迺理其為縣也錢塘置號以華信出私錢而築塘餘杭立名因秦皇捨舟航而登陸於潛鹽官始自漢家臨安富陽更由晉室孫吳分富春而朔新城之邑我宋以仁和而易錢江之目南新立當淳化之年昌化改在太平興國或為緊或為望或為中或為上其為鄉為里制名取義亦各有所因焉如曰七賢因覩僊客如曰新登因更縣額若茲之類有所因而名鄉者如曰新勳貴因命錢鏐如云白雀因見白雀若茲之類有所因而名里者也生齒居聚畜牧養蓄有塲有圃有廬有園有桑有梓有林有泉爨烟相望雞犬相聞隱隱振振繚垣綿聯櫛秀菰蕙象耕鳥耘賽華菊之重秬散漁臯之香杭俗享再稔之利婦蠶八育之綿家蓄鶴膝之器戶街犀渠之精出入足以相友賙救足以相生閑暇足以相樂急難足以相友頌白不負戴於道幼疾各得所而安吳地舊俗歷世仍傳尊釋氏以崇奉習巫覡以相先故蓮宮紛置五百三十有二而祠廟建立一百七十有三

其為寺也在內則有若承天梵天廣慧竺林淨戒
 淨住明心法雲寧邦延壽仁王國清寶月翠峯澄
 鑒福明在外則有若寶輪龍光晝錦瑞竹朱金龍
 華雲霄淨福靈耀普光圓通正覺昕慈靈岩忻平
 石室紺園洞啟淨土廣闢殿閣橫廊廡深邃寶
 相璘珞花香列衛光以聖丹飾以金貝珊瑚琳碧
 瑤珉翟翡翠藻繡織縟瑰奇屬綴離機繪椽爭華競
 麗幡幢元出搖搖曳曳梵歌唄音磬低鈸厲晨魚
 數擊散落民家暮鍾杳杳縱橫四起其為廟也近
 則武烈普濟福安福利福隆廣靈武寧衛寧保定
 立德護國始興夫差阜亭威勇老人遠則保慶興
 聖彭澤七松隆福迎陽安惠桑亭廣慶懷柔徐偃
 郭文塔山松溪白石崇寧雄姿偉貌伏衛森然或
 因功血食或以德顯名或當朝近世或數百千齡
 載于祀典咸秩其文傳記紀厥美實金石播厥馨
 芬至若早潦流行札瘥驟起竭蹶虔禱肅將祀事
 立致感格默符人意故茲信仰弗怠弗替若夫疆
 圉形勢則有羣山焉鳳凰白鹿秦望鑿石功臣衣

錦壁茂安國峯萼金牛流襄峻立石甌金硯玉座
 與邑阿頂獨角金樓華石峴曰顧望璈曰仙姥嶺
 曰金鵝峯曰卓筆巖則虎頭雞棲龍池朱積惟名
 山暨幽洞多異事及靈迹或振奇於一時或罕聞
 于曩昔如臨平山石鼓嘗出唯張華有言用蜀桐
 可擊天井開兮涸溢蓂增損龍洞闢兮源深不可
 測如仙姥則裴姥嘗居采衆卉之華藥因釀酒以
 當壚異人來飲授藥與俱如曰僊穴則有僊客回
 鸞駐蹤雖有獵徒之偶到第見白鶴之飛空如曰
 金錢有僧智度棲隱山巔忽覩神人之出現因建
 精舍以相傳言其山勢嶙峋峻峭吃豈峯峒巖崑
 嶽巢剝巖岨嶙嶸猶雲之蒸猶林之疊猶獸之蹲猶
 陣之列或如旒垂或如佩委或如鼎峙或如壁植
 遶者若朝近者若擗在後若拱居前若揖繚若篆
 籀妥若彌伏揭若甌桓赤若禿鬣其上乃有薜荔
 芷木蒲黃牛膝桃李梅杏柑橘棗栗薑藿芋蒜葵
 蕪芹蕨榆柳楓檀桑柘梓櫟檉莖蒨箭葦茗茅荻
 髮蔓滋茂南培露菹攢柯挈莖重葍掩葉素藥丹

秀紫房青壁麗藻燦燦芳蕤馥馥楮蠹森莘冒霜
 停雪侯樵侯採莫有藝極噫嘻山雖多矣莫若天
 目為大焉其廣也屢屨廉縈繞盤礴連延負壓
 遇遭有八百里其高也侵接霄漢彌茫眇眇莫見
 其脊凡三萬九千尺仰太虛兮日月低坐絕頂兮
 乾坤窄圍八極於寸眸撫四海於一息帶絡虹蜺
 襟包塊軋其上則有東西澗可度谷塢澳湖蛟龍
 池其豕坦平兩湖對列若人之有雙眸茲其名曰
 天目又有洞府三十六所每至深秋風雨晦冥而
 叵測蓋靈異之所潛藏神仙於焉居宅異時嘗有
 徐五仙張道陵或餌霞而服氣或舉室而飛昇近
 世亦聞隱者結廬危層高卧棲真每下眠山半蒼
 蔚袖臍如聞嬰兒之聲必有霧霏虛霄大雷大霆
 則其穹窿峻極後可知矣主之有神司之有責飄
 飄兮宣威雲霏霏兮降澤霰霰其零祁祁傳及
 以沃我田埜以稔我稼穡山所蘆藟布獲墀聯觸
 類推覈斯可畧言其木則山榎山樗粗櫨檟櫛楡
 楸楸榭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吐葩颯蕪杉松青青並榦接枝其高千仞其大百
 圍擁腫拳曲發飢權奇蔓根鏤石落影卧溪其草
 則有若苜蓿蓀蓀芴芴芴芴芴芴芴芴芴芴芴芴
 芊芊散葉茸茸合滯瓣華黝黝竄竄擢豔異萬色爭
 妍千枝鬪麗其羽則有若鸞鴛鴦鶴鸞鸞鸞鸞鸞
 鵠鵠鷓鴣鷓鴣鷓鴣排虛軒翥彳亍參差近呼遠應
 木巢草棲或曳尾而食或理翮而飛其毛羣則有
 若犖犖白魁瑜殺獫狁獫狁麋麋麋麋麋麋麋麋
 騶騶彌迤駢田或遁藏密林或長養幽岩或馳逐
 而飄雲起或吟嘯而山谷寒若夫疏通灌溉則有
 衆流焉溪則停辭石鑿頰口上轉無他平渡下阮
 盤石曰苕曰猷曰松曰葛湖則御息明聖陽陂臨
 平南上南下明星建寧曰查曰北曰高曰谷渡則
 鹽橋廟山占渡剡口塘則武丞捍海沙河其諸潭
 則沆沙玉兒浦則百尺明珠渠曰五福濠曰中外
 或始濬或增治或築以去害或開而典利或因事
 建名或因名顯義如停辭溪始於范蠡欲開鑿為
 山通浙江之水因民弗願辭訢而停焉如南下湖

修於歸跳溉公私之大田典利澤於無窮因對上都
 都以立名焉在臨平湖則開通壅塞以顯祥得石
 鼓邊以呈瑞築捍海塘則疆弩射濤以彌衝決詩
 什投海以回潮勢茲惟神奇之殊迹因以播傳于
 後世言其經理開竇醜流隄膝相輅或遂之縱或
 溝之橫或洫之廣或澮之深以列以舍以寫以揚
 以蓄以止以蕩以均潦則引出俾免滔溢曠則通
 入以遂耕耘噫嘻水雖衆矣莫若浙江為大焉自
 婆歛之深山合二州而發源深流會派東下淪齋
 由建德注富春而後入海昔神禹以治嘗躬臨其
 旌厥後而守橫渡會稽想其服乘之車馬儀衛之
 旌麾鐘鼓撞磕邊壑生輝應足以暢文宣武普暨
 博施若江流之浩蕩盡日力而渺淼沈沈瀟瀟從
 薄演還茲其深些滂滂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
 貌也法法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
 漑西顧則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漑
 漑漑不女其大必於哉生明月既望其微必于上
 漑之休下句之半當星虛之政中異三時之汎濫

湧激澎濤浩漾滂浴日之波浮天之浪沸騰回
 復其高數丈助覲若赴敵大兵貫弓捧戟攢刃列
 杖爭先捷出猛奔急趣而俯仰又如白練颺空隨
 狂熾而舒卷飛騰於波面聽之則砢砢之聲千車
 萬馬雜錯轟吼而前鄉又如破山疾雷悸神迅電
 驚天震地而動蕩西觀浮石之隨出時玩曙樓之
 呈像離婁注目而矍矍陽侯傾耳而伎憊眠無巔
 倪稽盧賦之鋪陳狂拋猛過發羅詩之詠賞雄乎
 偉哉岷出之江桐栢之淮亦有潮焉異若若是也逮
 其平昔則湛湛波光彼蒼一色迺有餘艗船艗船
 騰翮舳舻輪艘聯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
 乘飄破浪以濟以涉自西自東或南或北輕飄捷
 櫓朝吳暮越以言所產則有若鮓鮓鮓鮓鮓鮓鮓
 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
 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鮓
 去來逐逐流出沒梁筍交設網罟元撒其他水蟲水
 草水畜水鳥傳記鮮備方言莫攷筆難觀縷而細
 道至若鳥雲人河兮俗仰諸葛之神十石大瓠兮
 衆嗟張儼之奇光怪生於先壠知孫氏之當興歛

板而見長吏美凌統之肅柢柯相因溺舟而顯異
 兀遜以老桑而爛龜寄魚還刀兮術嘉子恭靈運
 欲至今兮夢應明師猛獸報郭文之德鄉譽高叔孫
 之為卻練顯孫謙之潔猾吏畏允恭之威江岩剖
 石而獲紫玉之珍廉使繪圖而獻蔓竹之枝仰孝
 義於公弁之門慕道德於吳筠之碑誥偽駁假人
 服其明者張無擇之為叅軍也風流雅韻播於吳
 中者房孺復之為州牧也梟尹盧於中江破曹休
 於石亭征六安不務徼倖圍珠崖力諫無行則全
 琮之將畧殊於衆也挺直致主剛毅不貽載筆謂
 君舉必書還笏扼豔嬖之立則遂良之秉節尤足
 尚也匠施及泉之工俗享勿幕之利二三散處永
 世巨廢則李泌之政誠可嘉也增築塘隄時其鍾
 泄以灌以溉勿湮勿窒其居易之澤是足道也禪
 師振錫而歸淨界德輿述序以送之惠皎石壁而
 鏤法華元稹撰記以紀之候仙亭立於韓仲聞之
 任觀風亭初於裴庶子之時見山置於盧子望冷
 泉建於元左司清輝之榜未掛幽致思嚴郎之風

度胥山之銘已刊敘實見元輔之芳詞虛白花開
 兮念賢牧之栽殖南庭記成兮仰子烈之施為術
 士識牛斗之王氣紹威薦羅隱之能詩錦樓集成
 兮傳元壻之篇章庖人疾愈兮悟靈龜之酬私陳
 文惠以薪土易籠石而就工杜偉長自官浦至沙
 徑而築隄范文正發粟游晏大施荒政之惠耳沈
 文通鉏治姦蠹人皆繪像以祠之砌石為函接竹
 引水以注六井散在閭里而一城足用者長樂陳
 公之恩以及民也因舊佛祠剏新道觀前旌錢氏
 之順服後作臣子之獎勸而表忠為名者清獻趙
 公之請以有立也以至仙人臺高兮聞琴瑟之音
 陌上花開兮起緩緩之詠燈市於祥符而尤盛九
 曲花王有吉祥而冬日豔異亭勝碧波於道左堂
 標中和於府內南園之萬卉爭春別圃之翠幄殊
 麗羽宮之三教名垂理公之石室仍置百尺之佛
 樓齊巘後嶺之鰓并洩洩前建後增昔殊今異遠
 覽近觀萃佳擅美棋散域中孰窮孰計先生言未
 既茹華軒衡愕胎日富哉言乎可謂多聞而博識

者也僕常聞之有唐之世分符守土多用名曹星
 即老成宿望而名世佳士蓋嘗酸辛亥鳴投書相
 府願擁朱轡一闖是境而終不可得者今茲先生
 羣曉猿侶夜鶴雲冠霞裳鴻飛遁迹藝苑百家飽
 爛芻臆日玩山川之勝槩優為聖代之真逸其至
 幸乎是言也播之天下傳之後世雖千萬齡之永
 足以知今重熙累洽極富極貴比迹於二帝三王
 之盛際其蕃方外地尚至於此則內之宸居帝都
 其皇皇之美赫赫之盛雖駕江河之辯禿南山之
 竹亦不能形容其萬一若茲山川祠廟之號名閭
 里景物之故迹因革興廢之所由人材產殖之攸
 出括古今之流傳備版圖之闕失則將即此以覈
 實徐罄折而復請曰我宋中華疆境萬里泰平一
 家名邦大城特勝相誇如大江之南則有建康劍
 閣之西則有成都彼二邦者青山碧水與夫邑都
 非不眾且雄些然莫儷茲之盛者豈有說乎先生
 曰猗嗟二邦昔事誰忍言哉夫風聲氣俗繫一時
 理亂而盛衰景趣由羣情憂愉雖歷年已久而未

能悉變譬若病既痊而尚覺累癰劉備鼎分之時
 鄧艾鍾會之討伐東晉建都之後祖約蕪峻之戰
 爭去世世愈遠姑置勿談至其近代之事則可按典
 籍而推言稽昔唐季王綱縱弛姦雄伺隙而虓闕
 攘臂唾掌而競起僭竊位號者有焉逐鹿四方者
 多矣逮朱梁既立之後咸負固而列峙由是王建
 據蜀閣聒至後唐莊宗之時當同光乙酉之歲廼
 詔軍將曰郭崇韜舉兵往伐所鄉犇潰剪除妖孽
 削平僭偽即以孟知祥鎮撫而臨洽及明宗應順
 之初知祥復肆其姦計跳梁一方攫拏傲睨豈非
 僻處方隅保棧閣靈闕之阻又幸中邦之多故因
 得逞爪牙而搏噬乎當彼之時五六十歲之間經
 幾戰而幾爭封豕其土糜爛其民鉦鼓一過則牛
 羊竄伏士卒所至則草木戕殘我宋龍飛乾德二
 年爰命全斌副以仁瞻統師西征入境問辜故蜀
 梟始降而劍嶺屬內若夫建康之事亦大同而小
 異始唐明宗本以徐溫而鎮守至晉天福厥子知
 誥廼竊位自稱唐裔還姓李氏建國立號昇列璟

嗣恃長江之險保兵甲之利我太祖之御宇應大神而順舉愛惜元元之生命姑與包容之未取待其自悛十有五年輕肆桀驁終昧神天致皇威赫怒而大軍首南擁以熊貅度以龍船驍兵銳卒旣逾采石一入其城李煜遂擒彼二邦者如成都之濯錦江浣花溪武都山錦里城與夫相如之舊壚之子雲之故居君平之筮肆子美之草堂之類如建康之龍洞山白鷺洲烏衣巷華林園以至齊武射雉之地鳳凰棲集之臺大江秦淮之波濤茅山蔣山之崔嵬之類非無風光之美景物象之繽紛可以搜羅而賦咏可以悅目而娛情奈何自前世之田武羅兵火之蕩滅頽垣廢址鼠穿狐穴殘刻斷礎燒香塵沒幸逢聖世昌運大來睿澤洋溢而無類鴻恩共被其根芟道級德撫薰醲涵浸一百五十載之久矣風聲氣俗雖移易而一於正而山川景趣猶未克遠邁於雅無征戰之邦也如論錢塘請申厥旨自唐乾符之後擁戎車者接軌徐綰劉浩之徒孫儒董昌之輩或毒螫於淮甸之邦或剽

掠於二湖之內蘓常近境允常故都鞠爲戰場蕩爲兵墟至錢塘則不然賴守土以安居雖黃巢之衆不能逾臨安而深入雖田頔之暴弗克破北門而馳驅歷五季之後迄聖朝之初幾百年間安堵無虞干戈有備而不試四民奠枕於閭里方太宗皇帝之當天繫太平興國之三年鏐裔曰倣遂捧圖籍以所管而獻焉是邦之內曰民曰軍詎知血戰之憂苦疇當矢石之辛勤矧歷休平入聖相承鋪鴻藻申景鑠灑德波散休明教條備民風純小而任一同之宰皆是榮途之遴選大而擁麾旄之牧莫非遇行之貴臣勤勞勸課惠養斯民茲其繁富日增者也如茹華曰二邦以戰爭而其迹若彼錢塘以効順而其盛如此非特其邦也三家苗裔盛衰同之且清時待士如皇天罔私蓋有臧而有否豈特用而特遺質以禍福報應之明驗實緣忠順惡逆之殊歸因先生之言將使忠臣義士聞之而咸奮又足以貽萬世姦宄之永戒者也雖然是一邦之內或今或古抑有遺美可以爲風化之補者

乎先生曰昔者范子安不受蒲輪之名命緒伯玉
 優林泉而自娛或追謚而褒其節或立館以安其
 居孫鍾色養而孝行感天成廬墓而紫芝顯符
 或致司命之降顧或得旌表於門閭此其高尚之
 操純孝之行尊之榮之足以粉飾王政當今聖天
 子將聖在上賢公相以道弼丞孜孜圖治勉勉厲
 精惟是崇化阜裕之本常加宵旰探討之誠逸民
 之舉孝廉之科旌表之式追謚之榮即聞講求而
 悉行矣茹華曰大哉言矣經國懿範豈非匪美實
 美風俗豈伊迹厚足厚人倫儻綠疎遠而難達蓋
 亦投獻於縉紳或因言以寤意將探摭而
 申明庶或不負皇皇帝言言訖曳踵而退

王十朋會稽風俗賦

昔司馬相如作上林賦設子
 虛烏有先生公三人相

答難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是事也亡是
 公者亡是人也故其詞多誇而其事不實如盧橘
 黃甘之類蓋上林所無者猶莊生之寓言也余賦
 會稽雖文采不足以擬相如之萬一然事者實錄

欲設為子真無妄先生有君問答之辭子真者誠
 言也無妄者不虛也有君者有是事也以反相如
 之說焉今有客過越自稱子真介于無妄先生贊
 見于有君謁入乃膝而前日聞有君之名雅矣今
 幸際顏色話言僕輒有請君其聽焉君世家于越
 以風流自命業傳緇素才播歌詠越之山川人物
 古今風俗載在君腹願聞其畧可乎有君乃歛衽
 肅容謝曰唯唯客姑坐焉吾以語爾越於九域分
 日揚州仰瞻天文度當牛斗在辰為丑自夏而侯
 郡於秦漢霸於春秋州於隋而使於唐公有素而
 王有鏐因種山而中宅廓蠡城而外周龍樓翼而
 乾峙石竇伏而與流法天門兮地戶惟崑崙兮是
 侔實東南之大府號天下之無垌其山則鬱鬱蒼
 蒼岩岩鬼鬼磅礴蜿蟺峭崿嶧嶧若騫若犇若闔
 若闔或凸或凹或自或自或斷而聯或昂而低虎
 卧龜蹲龍盤鳳迴舒為屏障峙為樓臺掩映江湖
 明滅雲霓入山中藏千峯周回彭鮑名存蛾馬迹
 迷鉅者南鎮是為會稽洞日陽明羣仙所棲石傘

如張石帆如揚石簣如藏石鷄如翔石壁匪泥石
甕匪攜香爐白烟天柱可梯韞玉有筇降仙有臺
禹穴宵而叵探葛巖蜚而自來射堂豐凶之的宛
委日月之珪應天上之玉衡直海中之蓬萊至若
岷山歸其東龔山屹其西阜至繇蜀龜來自齊梅
山乃隱吏之窟苧羅蓋西子之閨五泄爭奇於鴈
蕩四明競秀於天台五雲中令之故居十峯曇翼
之招提故越爲之首兮剡爲之面兮沃洲天姥眉
兮日兮金庭桐栢仙子宅兮南明嵌崆竇相湧兮
南巖峩峩海跡古兮陟秦望而望秦兮登洛思而
思洛兮采葛食蕞敬弔前王兮修竹茂林緬想陳
迹兮連山如珠秦皇之所驅兮壓山如玦亞夫之
所割兮北幹隱兮明月在東山卧兮白雲迷少微
寂兮幽鳥怨太白空兮埜猿啼其水則浩淼泓澄
散漫縈迂漲焉而天風焉而波淨焉如練瑩焉如
磨溢而爲江瀦而爲湖爲沼爲沚爲潢爲污滙爲
陂澤疏爲溝渠濬而田疇淤而泥塗生我稻梁溉
我菓蔬集有鳧雁戲有龜魚實有菱芡香有芙蓉

鶻舟如擊馬楫如驅船龍天矯橋獸睢盱堰限江
河津通漕輪航甌舶閩浮鄞達吳浪槩風帆千艘
萬艫大武挽絳五丁課諄榜人奏功千里須臾境
絕利博莫如鑿湖有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
膏腴浮賀監之家濬允常之都人在鑑中舟行畫
圖五月清涼人間所無有菱歌兮聲峭有蓮女兮
貌都日出兮烟銷漁郎兮笑嘖東泛曹江哀彼孝
娥西觀驚濤弔夫子胥槩浦思夫槩之封翁洲訪
偃王之廬簞膠投兮沼吳國扁舟去兮變陶朱鼓
樵風兮遊若耶典雪權兮尋隱居禊事修兮觴蘭
渚陶泓沐兮池戒珠了溪鑿兮禹功畢刑塘築兮
長人誅酌菲泉兮懷古飲清白兮自娛其物則有
魚鹽之饒竹箭之美山涵海蓄育其有幾貢入王
室利周遐邇耕焉以火耨焉以水南風翼苗翠浪
千里粳稌一空玉粒如峙炊粳釀秫旣甘且旨槩
桑之奇號爲第一蠶精儻儻吐絲滿室萬草千華
機軸中出綾紗縉縠雪積無匹木則楓挺千丈松
封五夫桐栢合生檫棗異隅文梓榿柟櫟柞諸榆

連理之柯合抱之株乃斧斤以輿以廬乃有蕭
 山陸吉諸暨三如湖栴成林賀瓜滿區棗實全赤
 檣腮半朱火樵鼓玉櫻桃薦珠鴨脚含黃雞頭去
 廬百益七絕之奇雙頭四角之殊蔗有崑崙之號
 梅有官長之呼蔓生則馬乳菓菓土實則鳧茨慈
 菰野菘藟毛園蔬木菌湘湖之蓴箭里之笋可薦
 可羞采擷無盡鱗蟲水族海生池養丁首丙尾鱠
 腹縮項赤鱗文鱧元鱸黃鱓漁人駢集以釣以網
 羹金膾玉不數熊掌能言之鶯善鳴之鵝輸芒之
 蟹孕珠之羸文身合氏之子跛足從事之徒街填
 巷委與土同多異獸珍禽肩銅吐綬猛虎負子靈
 鳥送鷺鳳棲鹿化鶴拾鴈耨熊羆狸豹猴櫻猿狖
 鳩銜鷓鴣叶鸞求鶉鬪鷗浮鵲浴鴟寒鴛瘦巧婦錐
 豕吞鋤雪脰林棲水宿修尾長味江湖為籠山林
 為囿以牡以牝以蜚以走甲第名園奇葩異香牡
 丹如洛芍藥如揚木蘭載新海榴懷芳蕪山黃華
 蘭亭國香天衣杜鵑東山薔薇湖映香雪鑑生水
 芝鴛梅並蒂仙桂丹枝司華騁巧天女效奇桃李

漫山臧獲眠之藥物之產不知其名白木丹參甘
 菊黃精吳萸越桃禹糧石英薊訓醫之以療疾彭
 祖服之而延齡秦皇求之而莫致葛仙餌之而飛
 昇日鑄雪芽卧龍瑞艸瀑嶺稱仙茗山鬪好顧渚
 爭先建溪同蚤碾塵飛玉甌濤翻皓生兩腋之清
 風興飄飄於蓬島剡藤番番管城斑斑冰敲噴水
 竹翦顧園製於蒙蔡之手游於羲獻之間友陳元
 與端紫同文字於人寰至若龍護金書苔封石刻
 苗山金玉邪莖銅錫黃帝之鑑神禹之壁歐冶之
 劍蔡邕之笛虞翻之牀秦皇之石淳碑斯篆江筆
 肅墨雷鼓銅漏梅梁窆石壘金履鐵罌銅印玉胎
 艸蹄石黃竹神水流黃漢簞錚于周樂活人之艸
 止痛之木柘敷榮而花含戚天雨錢而山儲粟皆
 希世之奇迹蓋欲言而不足其人則見於吳越春
 秋會稽典錄圖經地志歷代東牘大書特書斑斑
 滿目孝者弟者忠者義者廉者遜者智者健者優
 於文詞者長於吏事者擢秀科目之榮者策名卿
 相之貴者殺身以成仁者隱居以求志者埋光屠

釣之微者晦迹佛老之異者虞翻之言有所不能
 盡朱育之對有所不能既予亦焉能縷數之哉姑
 摘其尤之一二前則種蠡計然號賢大夫後則嚴
 助買臣直承明廬孝悌則張萬和之父子韓靈敏
 之弟昆鄧期祈樊自歿以代罪董黯朱魏報讐而
 名聞或溼衣以障火或泣血以戢焚或銜哀而廬
 墓或負土以成墳或以行而名里或以義而旌門
 懿矣三女賢哉二娥處子之孝凜然可多節義則
 黃公居四皓之列魏少英參八雋之儔蒙難衛生
 則有若丁潭委身授命則有若王修虞喜躬歲寒
 之操孔愉懷止足之謀或一門死三世之義或一
 邑萃三康之流至若松楊柳朱永寧瞿素婦節岬
 嶸蹈死不顧卓行則鄭洪韓說鍾離意朱雋戴就
 舉於孝廉虞潭孔魚沈融朱仕明舉於秀茂虞寄
 起于對策趙曄擢于有道陳于公退侵地之藩鍾
 離牧拒慙還之稻循吏則有還珠孟嘗致鴈虞國
 希銑遺四州之愛夏香著歷任之績儒學則王克
 以論衡顯沈洵以大義稱謝沉謝承之史學孔僉

孔祛之明經賀孝先擅儒宗之號虞伯施剽博學
 之名文章則孫興公揆金聲之賦徐季海輝玉堂
 之策曄若春榮則任奕虞翔文不加點則四明狂
 客二賀二虞蜚聲籍籍吳融十詔成於俄刻隱逸
 則嚴謝秦方述睿充符方術則介象吳範嚴卿彝
 吾丹青則孫遇道芬筆札則孔琳徐嶠浮屠則道
 林靈澈神仙則劉晨阮肇乃有溪上浣紗之女林
 間舞劍之姝色白天下氣雄萬夫故勾踐復國也
 有六千君子項氏崛起也有八千子弟霸有江湖
 橫行當代彼二霸之得人尚斗量而車載矧歷代
 之人材亦足明其大槩逮我國朝尤號多士二百
 年間不可勝紀大則杜正獻之勲德次則孫威敏
 之功名姚夕郎可元祐之直顧內相號江南之英
 萬石雲仍匪建則慶二陸棠棣如雲與衡吳先生
 風高于賀老齊職方迹擬於淵明錢氏世賢科之
 盛史門繼衣錦之榮劉求以義門顯杜趙以處士
 稱或覽古以流詠或編圖而著名至若聯翩桂籍
 焜燿簪纓名登史策足壘天庭蓋嘗詢之故老往

往莫識其名矣故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者顧長康之言也山轉遠轉高水轉遠轉清者李淵東之記也瑰奇市井佳麗闐閣者白餘杭之詩也忠臣係踵孝子連閭者虞功曹之對也越之山川人物其大畧如此子真始驚而疑卒歎而喜曰壯矣哉盛矣哉山川如斯人物如斯吾未之前聞也然越在春秋僻處東彝夫子作經摯為於越其人材風俗固未可與齊晉魯衛諸列國抗衡也今有君所稱幾不容口豈昔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如黃景輿之言邪抑山川降靈孕秀固自有時抑亦因人作成而致然邪有君曰昔嚴朱二子為漢名卿書錦故鄉夾道郊迎爭觀快覩歆艷其榮故其俗始尚文學而嘉功名晉王右軍為越內史雅會蘭亭流觴曲水臨池墨妙輝映千祀能使遺文感慨君子故其俗始尚風流而多翰墨之士唐元微之一代奇才罷侍玉皇謫居蓬萊宿寶鄰白唱酬往來繇是鑑湖秦望之奇益聞故其俗至今好吟詠而多風騷之才不獨此數君子也任延張霸以尚賢

為治而俗始貴士劉寵車後以廉已化下而人斯尚清第五倫下令而滌祀之風革諸葛恢蒞政而凌遲之俗興至若李唐刺史九十八公首有麗玉顯有姚崇圖經十子郡績稱雄國朝逮今蓋百餘政前有文簡後有文正題名所記比唐為盛承宣得人風俗斯美蓋亦理之然也子真曰是誠有之然皆二千石之事耳未足多也願聞其上者有君曰昔勾踐懲會稽之棲也痛石室之辱也蓼木水足抱冰握火采藪于山置膽于坐葛婦與歌名曰何苦其詞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二十年間焦心苦志卒滅疆吳以雪前耻越絕之稱權輿于此故其俗至今能慷慨以復讐隱忍以成事若是何如子真曰茲霸者之事也傳不云乎粹而王馭而霸彼齊威晉文之盛猶不足稱于大君子之門况勾踐乎有君曰昔禹治水既畢與羣后計功苗山更名會稽卒而葬焉祠廟陵寢于今尚存上有遺井下有菲泉過而飲者莫不發免魚之歎與河洛之思不獨勾踐有其烈馬侯嗣其功

至今其俗勤勞儉嗇實有禹之遺風若是何如子
真曰美哉禹功宜其代舜而有天下也游於是矣
於是廟食於是茲所以化被萬世之久也然說者
以爲入聖域而未優其必有大於此者乎有君曰
舜生於諸馮孟子以爲東彝之人歷世逾遠流傳
失真太史公以爲冀州然邪否邪然越之邑則有
上虞餘姚山則有虞山歷山水則有漁浦三樵地
則有姚丘百官里焉有粟陶焉有竈汲焉有井祀
焉有廟其遺迹也意者不生於是則游於是乎舜
爲人子克諧以孝故其俗至今絜絜是微舜爲人
臣克盡其道故其俗至今愛而能入舜爲人君以天下
怒不藏故其俗至今廉而能遜若是何如子真矍然離
禪故其俗至今廉而能遜若是何如子真矍然離
席而立拱手而對曰於戲噫嘻盡善盡美雖甚盛
德褻有加矣昔季札觀樂而止於韶自韶之外不
敢觀余問風俗亦極於舜自舜之外不復問矣無
妄先生粲然失笑于旁曰固哉子真之問有君之
答也茲皆古之越非今之越也人死骨朽世變風

遺山川雖在人物已非前日淳朴變而澆僞前日
廉遜變而爭競前日勤儉變而驕怠前日忠孝變
而凶悖尙何執紙上陳迹而誹謗其煩舌邪有君
曰先生之言是也然風俗不常美亦不常弊善焉
惡焉維人是繫今朝廷駐蹕東南越爲鉅藩密邇
堯天蓋尺五間帝命重臣來鎮是邦入境問俗登
堂觀風因舜禹之遺化明吾君之至仁布德教于
黃堂變薄俗而還淳矧何世之無才亦奚有于古
今子不見夫銜命使金死于王事如陳公張公者
乎議禮靖康赴難建炎如華君傅君者乎是豈異
代之人邪又不見夫姚江陳公所臨有聲亦克知
退身名兩榮執政李公忤意權臣老于淪落世賢
其人愍孝蔡子捐生可悲同彼旌忠廟食于茲隱
吏王君斬讐著名一門可稱賢父難兄茲固先生
目所親覩也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古乎先
生日有君越人也知越之風俗而已矣昔子虛夸
雲夢烏有先生詫齊亡是公折之以上林之事今
越未足侔齊楚之大尙何足以夸之有君曰昔吳

子問柳先生以晉國之事而柳以晉對今子真問
余以越國之俗而予以越答亦各因其所問而及
之爾余豈膏然無聞無知於越之外哉今天子披
輿地之圖思祖宗之績求治如不及見賢而太息
文德既修武事時閱蓋將舞干戚而服遠方復侵
疆而旋京闕余埃其車書同南北一傲吉甫美周
室賦崧高歌吉日招魯公命元結磨蒼崖秃鉅筆
頌中興紀洪烈邁三五夏前謀亘天地昭日月於
是窮章亥之所步攷神禹之所別覽四海九州之
風俗掩兩京三都之著績騰萬丈之光芒有皇宗
一統之賦出回視會稽蓋甄陶中之一物無妄先
生自知失言色有餘媿乃與子真逡巡而避有君
退而寄傲於南牕
有飄飄凌雲之氣

明朱右震澤賦

客有鄒陽生號遠遊及子儻玫瑰
超奇拔偉衣白雲之翩翩危冠之

韓韓神悅悅以欲逸風飄飄而凝佇於
探禹穴訪遺蹤超洞壑輶車前驅轡重
錯王子

進之以笙鶴江令贈之以芍藥爾乃揚颿錢塘鼓
楫中吳將欲窮覽山川壯游江湖造松陵主人而
歡然從予主人曰子號歷覽亦嘗聞澤藪之大有
三萬六千頃者乎生曰未也可得而聞與主人曰
唯唯夏名震澤周曰具區下屬三江實爲五湖右
接天日宣嶺出溪之原左通松婁中江入海之御
衆流之委羣水之儲茗溪出其南深水經其西五
灣瀦其東垂虹界其隄流甘泉之清液隱雪灘於
北隈洞庭中起林屋天開渺彭蠡吞雲夢駕雷夏
軼孟瀦杏不知其幾千里之爲遠疇能計之三萬
頃而有餘其澤則注瀼澆汗洶滄潏瀦漫溱溟
渙渙云云流颿吹波結絡龍鱗日光玉潔澄瀾氣
緼清瀾凝漪錦花成文浪濤噴瀆澎湃泫漚出雷
騰虹蒸雨生雲呼吸陰陽吞吐乾坤如潮汐之不
測或早暮而異觀飛揚蕩薄迅瀆汨淪千態萬狀
不可殫論其藪則碧沙曼衍黃石武夫莎薛蒹葭
白蘋青蒲荇芹蘊藻菱菰荻蘆蔓青杜若江蘼靡
蕪芡實雞頭草長龍須芰荷翠沃蓮藕芳莠衆物

居之何可勝圖其土堦則塗泥微露埤濕就乾歲
薪蔗蒿蒨芷蘅蘭菖蒲馬荔荃蓀射干芍楊絮白
水柳葉丹蘋蓼早綠榆楓暮殷朱橘火齊黃柑金
丸連枝竝秀駢集乎其間爾乃周流梗槩溥覽闡
班兩兩相峙鬱乎崇山其山則層巒崑崙嶙嶙
岫岑嶽參差如陵如壻崔嵬嶺峯陂陀糾紛上拔
仞岡下臨涓瀆控地軸以磅礪逐水曲而折旋馬
跡屹立以嶷嶷翠峰峻拔以盤桓曼浮雲之流景
俯蛟龍之深淵空谷豁豁以無底磴道宛蜒而相
連其中有奉真之祠供佛之堂琳宮道館梵宇禪
房烟雲繚繞金碧焜煌黃冠緇衣往來而徜徉談
元讚空學幻言唵或高堂以演易或擊鮮而稱觴
駕白魚之飛艇泝重湫之流光水產則粘蠓旋螺
士蛤石花鮑鱧鯽鯉鱖鱣鱉鮑鱈鱉鱉鱉鱉鱉鱉鱉
魷細鱗之鱸紫甲之蝦稻蟹盈尺巨龜專車長蛟
潛鱷穹龜靈鼉周游涵泳其樂無涯羽禽則晨鵠
莊雞鵲鸛鷓鷩鷩鷩鷩鷩鷩鷩鷩鷩鷩鷩鷩鷩鷩鷩
鳥攸居鴛鴦遠舉鷗鷺忘機王雉並鶩屬玉交飛

振翻刷羽以敖以嬉來如雲集去如烟晞若乃絕
岸之濱漸水之石或伏或倚或卧或立或方如珪
或圓如璧或蠹如峰巒或平若几席或滑若臙肪
或廉若劍戟或頽而赤或蒼而碧或編如玉或黝
如漆爲中流之砥柱若逆河之碣石恠恠奇奇熒
熒燦燦斯又天造之神工而出于茲水之蕩激也
思昔夫差競霸圖勳鏖戰於此勝負未分旌旗蔽
空艤艤如雲始魚鼈以爲樂終麋鹿而成羣迺若
歸釣之徒著書之士去國賜羹泛舟西子亦復渺
渺滄波茫茫白水主人之辭未終鄒陽生肅乎改
容喟然而歎曰甚矣世道逾下而人心之不古也
吾子好學頗識典策不述職方之經邦而盛稱茲
澤之庶殖不思禹蹟之胼胝而徒歎英賢於戰國
皆非所以極游覽之願望而擴夫五性之至德也
遐思往古擊節太息請誦主人所聞而陳予所得
嗚呼噫嘻浩蕩方割懷襄未平九域混而莫辨百
潦壅而不行支祁崛強於淮甸天吳披褐於海溟
時維茲水震蕩靡寧淳淳洵洵澍澍澍澍疑撼天

而動地猶駕雷而鞭霆類不周觸而天柱折若巨
 鼇折而洲島傾斯震之澤所以錫名也迨夫九載
 既南庶土交正波神受職川后奉令應龍畫地以
 效功庚辰持戟而制命導吳淞以安流別淮海而
 表境於時澤安其所水順其性鳴者自停動者自
 靜斯震之澤所以底定也千載而下美哉禹功昏
 墊之害既遠灌輸之利無窮故漁人舟子之出入
 豪商薄宦之經從擊楫鼓浪引帆隨風莫不連檣
 接觸往來乎其中斯又具區之藪以萬民惟正之
 供也方今海宇清明朝廷靜謐內宣民化外修貢
 職農安其耕女效其織工業其習商估其直士守
 遺經民食餘力風不揚波水不濫洑方鎮以寧土
 地墾辟開禹之疆廣禹之績是以九州之外咸仰
 聖育沾濡乎仁義涵泳乎道德浹洽恩波沐浴膏
 澤漸摩浸潤流行洋溢天無亢燥之災人樂沃土
 之俗試言其故則辟雖湯湯聖化行矣壘沼洋洋
 聖澤渥矣御溝溶溶生意茫矣溥德川流達要荒
 矣下及一隅寧不隘杯水於坳堂矣主人於是聳

乎樂聞懽然自失仰神功之長存慨餘子其何益
 相與鼓楫乎滄浪曾不蒂芥於胷臆迺起為詩歌
 以頌德詩曰於赫禹功與天比隆生我遺氓宅我
 土中原隰昞昞江漢為東萬世永賴維禹功是崇
 於皇禹德立我民極手胼足胝救焚拯溺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焉知帝力於昭太上示民
 以應眷佑我皇與民立命開禹疆土繼禹作聖其
 混合四大維民之正於穆聖皇維上帝不嘗敬哉
 有土壘壘弗敢康五嶽四瀆七澤九岡罔不修其
 職來享來王來享來王受天之祐於萬斯年瞻我
 有土有土有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茲文

王世貞釣臺賦

已巳之秋季月消魄余所偕邁者
 金華括蒼之伯指桐廬下建德芊

眠衣雲蟬緩繡壁飛湍激流千丈縹碧澄渟皎鏡
 下數白石于時鴻濛就冥錫首忽辨桂輪少虧金
 波騰絢恍見一峰縹緲于空裔連岡溯流而拱獻
 森慘厭感巖阜回緬洪濤鼓兮木末流泉激兮石

間中官叶商拊節廻環余所停憇二客解顏舟子
 維焉曰此固嚴光先生灘也余乃野曠而楚服盤
 跚以前挹寒漿兮靡椒薦素琴兮無絃追夫一介
 之賤微靈誠感而燭天遂姓其州而貌其山者千
 五百年雲臺颺燼原陵無烟富貴身盡聲華代遷
 孰與先生宇宙長鮮嗚呼噫嘻彼夫赤真中晚紫閨
 未窮兵起東郡節殉二龔庶幾君臣如日麗空妖
 新截蜃白水興龍藉非先生君德疇隆土行重倫
 丘貢驟穹萬歲千秋穆如清風繼纓葦珪以匏余
 躬再拜而退二客是從未既忽有歌聲起于蘆際
 天眇鏗厲林木盡沸其辭曰滄浪之清可以濯纓
 渭水釣利桐江釣名役心成迹強性之情孰與吾
 漁無役無強纖阿為釣大虛為網冥志沕穆縱神
 澠朗余異而廼之不見其處縹若一縷破東南霧
 而去

周拱辰繡溪橋弔宗將軍賦

將軍諱禮河朔人將
 種也少知兵善騎射

號猿臂手嘉靖間以武闈第一人授遊擊之閩便
 道繇浙時倭奴萬餘犯浙西所在無守城梅林胡
 公開幕府臨安總制七省檄將軍尾倭將軍以客
 兵應檄率徒三百持一日糧倉卒遇倭於桐之繡
 溪橋三戰三捷取其兩魁斬獲無筭明日復戰士
 有饑色將軍奮殺復取其魁賊狼慄欲竄中有民
 而附賊者曰軍銳甚雖然孤軍易圖耳教以分旅
 夾攻之無所得食可搗也賊如之又明日復戰士
 饑甚不能持刃將軍叱之前望風僵仆將軍奮怒
 復格殺數十人困於垓倭圍益匝歎曰臣力竭矣
 食絕而援不至豈非天哉斬已所乘馬足遂自刎
 勦督趙文華隱其功不報將軍鬼見天子動容詢
 覈白其功詔贈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立廟錫
 春秋二祭比於功之得大難者命史官書血戰第
 一功至於今嗟乎志豐遇嗇李廣以數奇不侯生
 烈死雄梁竦以忠毅廟食辰家繡溪之東不百武
 赫濯伊邇又自傷有志不遇每歲時伏臘未嘗不
 舐戈嘗英雄之膽嗅劍艷俠骨之香而頽垣草積

荒碑蘚剝苔封戰馬獨立斜陽勝冑鐵衣長林宿
 瀟鳥喧香寂低徊久之嗟乎請纓有志夢花不靈
 逐鹵被圍魚陽之健兒惜汝焚舟不霸虎鬚之戰
 鬼憐予撫焉慨衷爰述斯賦其辭曰維皂林塘兮
 古戰場繡溪橋兮流血地殺氣纏兮白日愁青燐
 燭兮明月避問將軍之戰馬獨愴然而下涕東南
 災兮欖槍倭猖獗兮莫當剛相逢於狹路嚴殺酣
 兮倉皇倉皇兮狹路殺倭兮如草三日夜兮戰聲
 馬吼怒兮天老桐城自近兮閉門官軍佯聾兮不
 聞三日不食兮鼓聲死手擲虎頭兮報天子朱功
 曹喪元不僵賈大守無頭亦美杜宇作招魂寒鴟
 為知已盼廟貌之如生猶伏劍其未已我悼將軍
 兮不淑將軍憐我兮雖伏徑登座兮慟哭神淚落
 兮歎歎同是英雄當日心一笛牛羊兮風斷續流
 水鳴兮嗚咽石蛩啼兮弔月蘆尾穿兮燕于領黃
 鵠柴兮桃花血歎聲兮壓雲鬼燈兮滿塔書聲苦
 兮罰饅知愁不化兮酒治之澆
 將軍兮一杯顏微醺兮風吹

顧詵臨水十景賦

年當青陽月次夾鍾桃含宿雨
 柳弄柔風乘茲明媚整頓游驄

揚鞭而過綠野按轡以陟青峰上登功臣之萃下
 瞰武肅之宮見其山叅叅差差嶙峋踞虎見其水
 溶溶漾漾屈曲盤龍山上木蕭蕭偃蓋水上橋隱
 隱斷虹臺藝桑柘營改花封坊厘棋布保錦烟濛
 南瞻社燕北望征鴻不覺慨然太息默焉憂忡雖
 五代之餘國亦一世之英雄想其時潢池弄兵椒
 蘭蹂血天下分崩乾坤碎裂烽火張皇關山荆棘
 于是武肅因石鏡之祥發肇基之迹慷慨典師保
 綏吳越民愛其功帝嘉乃績錫以金章授以斧鉞
 爾乃乘駿馬駕輕車開虎帳秉麟符建新節返故
 廬斯時也旌旗蔽野戈戟塞途宮人捧勅甲士彎
 弧桓桓後擁赳赳前驅落營水曲駐驛山隅饌羅
 珍錯酒泛屠蘓笙簧引鳳鉦鼓驚鳥盃盤狼籍錦
 繡模糊石巖霞捲樹木丹扶誇一時之富盛壯干
 載之雄圖嗟乎山無麟而不瑞水無龍而不祥草
 無芝而不秀地無人而不揚使茲十錦不因錢王

不淪沒于蔓草卽變遷夫滄桑故夫子雲陋室杜
 甫草堂淵明菊徑茂叔蓮塘巢父穎水嚴子桐江
 得數君之高致並遺跡而難忘若乃一籌莫展兩
 鬢止班身同灰滅名與烟寒以至俛首泥沙之內
 豈不虛生天地之間所以有志之士枕君實之圓
 木著祖生之先鞭題長卿之橋柱耕卧龍之桑田
 採鹿門之瑤草濯磐石之流泉乘少游之下澤釣
 志和之江烟不能追踪夫豪傑亦當斷跡夫名賢
 于是爲之歌曰日遲遲兮艷陽乘游驄兮尋芳陟
 向崗兮眺遠見古蹟兮淪亾慨人事兮代謝歎英
 雄兮渺茫思窮達兮有數聊委運兮
 安常任鳥飛兮兔走問山高兮水長

黃尊素浙江觀潮賦

吳公子過武林當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繡驅盈途員冠

我如大裾襜如士女皆觀潮而出城郭爲之空虛
 主人謂公子曰此枚乘所謂怪異詭觀也盍與子
 偕往乎至則錦帳翠幙山韜路織歌吹沸天紅紫
 錯鳥波影山光攬雜彩爲一色其時纖塵不起水

平如鏡渡頭往來漁歌荅應車牛方喘於轉轂書
 蠲初開而下可彼江干之士女旣不異鷗雁之翔
 沙而衆口之喧囂又何殊鷺鷥之亂聽逮至審時
 定候日影已斜遙傳屢起中心搖搖恐陽候之爽
 信萬日睽睽向衆門而注視不戒而孚聲收息阻
 向之喧囂不定者忽然如含枚而楔齒雖絳繚之
 微響亦澄然其入耳俄而一線橫江天風颯然摩
 娑目睛指點雲烟瞻言百里之外已覺隱隱闐闐
 豈輦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之初發也浩
 渺之區浮天無岸竭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叛
 及其兩山迫脇沙渾中埠忽而受於拘束無所容
 其浩汗卒中怒而山立庶太空之無糾天蓋撼動
 而欲移地輿震盪而似判吳山越山爲之低昂不
 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勢飛鳥驚竄乃有
 狡童振子百十爲伍絳幘單衣馳騁波路持彩旗
 兮悠颺潮之神兮來何暮呈傀儡之妙戲羌逞能
 以相妬耕父來天吳赴支祁按節罔象負羽孰不
 爲之膽掉心寒彼且從容而沿派已而潮上漁浦

波澄如故主人曰廣陵之潮枚乘以素車白馬比之較之吾浙真不足齒矣彼弄潮者亦天下之能事哉公子曰吁夫潮者天地之怒氣也天地方怒而以供俳優之戲是為樂怒樂怒與樂哀等也昔蔡君謨有戒弄潮文子不知之乎而以風俗之陋者誇於四方也主人曰否否夫論事者考其原觀今者遡諸古昔越之敗吳習流二千人戈船三百艘浙江固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潮以強弩此較射於波濤乃謂致師於水府彼氣機之翕張夫誰受其痛苦投箭筈以三千不過中流之束楚逮有宋之南遷也嘗以茲日水中講武殿司臨安金山激浦水軍萬人巨舶千艦西與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閱簡別強弩分為五陣中權是主舞刀握槩節以金鼓炮聲滿江五色齊舉烟收炮息其散如雨凡今之弄潮者賈勇售藝兵家規矩輕性命於鴻毛故能馮河而暴虎其亦霸國之餘風非書生之陳腐所謂安不忘危而子乃以俳優侮之耶公子諱笑而退

藝文 銘

唐柳宗元塗山銘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儀

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元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紀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延祚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尚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于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

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于此其辭曰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訓以弼聖謨刑戮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宣昭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引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石始後作則

顧况石傘峯銘

亭亭石傘有物有名如蓋若傾如芝一莖石傘山東山銜日宮石傘

山西山銜月宮南巒北阜首出屹雄

皮光業錢王祠銘

崧高嶙峋是生哲人天上獅子出澤麒麟衣冠表裏文武經綸

廣運將新大盜斯起紫蓋蒙塵黃金多壘既戮憲章又裂文軌武肅英王提劍東方龍行雲雨虎變文章洗滌星紀整頓天常告功彤庭圖形麟閣三道犀幢八朝鳳握丹券家門錦衣城郭六瑞琢章三品鑄符尚父四履尚書萬樞巍峩萬壽曦赫霸圖我王奉天爲時而出國士無雙鳳華第一削樹平戎夢禾授秩功既挺世德又動天襲封二冊嗣位三年忠無瑕類孝絕雕鏹未禡墨纒乃建清廟卧龍之東會稽之要嵐界迴廓粉明周繚廣殿露開重門嶽峭瑞玉禮器香檀聖兆域之祀主我之神宗燃蕭燔臍寘幣輸琮於穆祠宮煥焉陰府五齊恒馨六伯常舞簡薦房烝歌隨露鼓令子懿孫光今顯古

司空圖溫州僊巖寺銘

巖之巔森戟鏡天中宅靈

山鑿越之裔甌之嶠人逸而

姚揆僊巖銘

維僊之都既清且虛

宋王安石海曙樓銘

戊子王公始治於明丁亥孟冬

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之政息其政謂
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
名之彼寧不勤得罪于時厥荒僻廢乃政之
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茲維其中俾我後思

蔣偉開元教寺鐘銘

真空無相託於有形元妙難

大成叩之鏘然非雷非霆息苦警
情通幽洞靈何千萬年永鎮明庭

林宜孫清安亭銘

邑無難亦無易欲於人先治已
食爾藁飲爾冰鬼神敬人民親

櫃爾金囊爾帛衆啣冤天降禍象有齒焚其身錦
步障何足榮麝退香全其壽與脚殿故不受是知
清者福之原貪者禍之端清者享厥福貪者喪厥
官清者取難而易貪者取易而難古人有言曰官
清夢安此予所
以名亭之義歟

元鮮于樞德泉銘

橫陽岸海為邑土層淺薄井泉不

清泉於昆山之陽引以巨竹承以石池邑人宋氏得
焉歲用竹百丈役二人皆出宋氏今有年矣大德
元年九月本道廉訪僉事完顏貞按部見而嘉之
時樞亦以公事至州公曰是不可不名亦不可不
述名而述之非子其誰母讓樞退考諸易得蒙之
象遂名曰德泉且告之曰斯泉也當蒙而未達梯
崖架壑期於必致非果行歟既達矣蓄以育物非
育德歟育已之德而及於人若宋氏者非君子歟
以德名之其誰不然公曰諾乃大書二字於石旌
善勸功焉銘曰感沸清泉發茲靈岳柔滑其寒可

烹可淪筧以致用厥施斯博流泉散雪四時不涸
瞻彼巨海百川所歸出而不返作醜是宜如人之
身漩汗涕洩泉出百原譬猶華池味甘色白灑灑
生肥飲之壽考松喬可希坡僊之言信不我欺有
美宋氏心瘁體勤果行於已育德於人功在邑人
澤流子孫侃侃廉卓旌善勸功扛鼎之筆虎螭拏
空勒銘山根
與泉無窮

虞集大若巖靈真宮銘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日大若巖者在溫州永

嘉縣北八十里道書所謂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
周回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
環中虛容光東啓居焉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
多在幽暗險絕必傍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
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石
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
道巖下滙爲龍潭而南出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
出飲者養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

有也沿溪皆奇石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筍屏
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
源有兩瀑布皆垂數百尺一曰谷淙一曰傳巖傳
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逸王貞白者隱
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疑之掘
得根若犬形者烹食之身輕登石臺僊去故名其
臺曰飛昇臺而枸杞豐茂異常產來遊者皆擷茹
之後亡或云猶在曾有人見之其後陶隱居著真
誥此巖又名真誥巖又嘗煉丹層巖中夜坐時或
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間以水旱疾
癘禱巖下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監
崔元德始請於朝立祠度道士居之與田四百五
十畝禁樵採一里宋宣和中建三清宮巖中賜名
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又有
兩殿五祠一鐘樓皆在巖下道館庖庫在巖外慶
元中道士婁懷玉王師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
朝用溫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
大德四年道士曹淵龍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墾

其山隄其溪水除導其堙蕪得田數十畝益以已私產悉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幾二十年而宮事備天子璽書護之俾以其徒世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事故宋致位清顯故家凋喪方從黃冠遊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事蓋吉士也宜其如此淵龍嘗曰上巖後山一里得最高處遊者至此聞鐘磬聲相戒勿敢動而去淵龍數至其處無所聞然實奇勝地蜀郡虞集曰此殆子元應耳元教嗣師吳遊入曰此可銘故為著銘曰若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巨石陶朱君千百年赤水隱源木葛綿綿曹淵龍修其宮學僊翁萬靈受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元陳公凱泃江縣刻銘

法最當人皆准而信之後為當路者取去莫知所留矣至大己酉達魯花赤忽都魯沙敦武愷思缺

葵屬邑泃江舊有漏刻歲久器敝知縣事何宗燦續置且

典遂依式重造且處其所以守之者非勤政而知所先務歟前婺州路月泉書院山長陳公凱為之銘曰撫字之官大要以剴繁治劇與滯補敝為最厥有懈廢匪政之成其政維何必也寬猛克濟弗棘弗遲然後愛民之仁推而為創物之智而咸服其精故三尺之箭五斗之餅不贏不虧以正以平晝夜畧刻申縮合度可以測陰陽寒暑四時之運行凡任于茲者盍思古人挈壺氏之有職前賢蓮花漏之有銘後之視今今之視昔亦庶幾更點之分明矣

明章懋尊經閣銘

有閣峩峩屹立儒宮上摩奎宿下拱文峯閣中何有有圖有籍龍牒

龜文蟲篆鳥跡外史所掌廣宇所司九流七畧並蓄無遺翠蘊丹函牙籤寶軸簡蠹香芸編殘汗竹惟閣有書莫尊於經聖筆刪定萬世典刑易象春秋詩書禮樂法言大訓灑灑噩噩世遠人亡斯文在茲何以尊之古聖是師丹碧輝煌匪閣之美昭昭人文天經地緯傑棟崢嶸匪閣之崇洋洋聖道

蟠極蒼穹閣以藏書象彼東壁于經斯尊視此銘刻

歸有光聖井銘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感沸井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應時則滅惟不

改井于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吾茲感嘆嗟後之王荒隆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記

泚式齋爐前焚... 泉書... 刻... 公... 賜... 為... 典... 發... 外... 友... 重... 蓋... 且... 表... 其... 德... 以... 守... 之... 音... 非... 禮... 效... 而... 賦...

藝文 箴

宋范浚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生兩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

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是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

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耳目箴

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儒之學因人碌碌聾盲于心聞見淺俗我目吾目我耳吾耳

中人之學聞見由已緣於視聽徵之燭理不目而見不耳而聞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

存者

何箕魯齋箴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咸具物則智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

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

于魯其學也實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思或失講辨聖門是織是悉日刮月磨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質之偏則懲則克義理之微則辨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人十已千明可乃必從而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於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侑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益

元劉同縣令箴

古謂縣令上應列宿苟非其人其殃民受凡民所利令當與之凡民所病令當去之其去其與休戚在茲如秋月之明如玉壺之清毋假公以漁利毋小惠以沽名勿嗜酒以妨政勿暴怒以酷刑宜遠讒佞宜撫孤寡惟彼賢哲克稱厥職賦役日均田野日闢戶口以增詞訟

以息流竄來歸姦殘屏迹惟彼愚蚩物欲繫累肆意酷貪恬不知畏已而獲咎中心始愧夔屈鼠窮徒自長喙予以菲涼來令茲土夙夜孜孜慚無裨補而今而後尚亦勉旃罔俾卓魯專居令賢慈以撫衆廉以律身自公退食視誦斯箴

明王叔杲左箴

維皇降衷昭哉有赫罔念為狂彼昏衆作以則勉茲身心夙夜警惻毋為譎張毋事矯飾毋惑後言毋行胃臆犯無怒藏施無德色語無夸毗行無伎刻慎之眇微起居食息大雅溫溫小心抑抑卓彼先民允矣我式

右箴

物與无妄帝命罔私中孚起信聖訓昭垂為詭為譎民慝日滋高明鬼瞰屋漏爾知隱衷

宥密疇日可欺一言失實人謂無稽一行詐偽人蓄羣疑寸心不檢生平以虧人固爾貳汝亦悔之相維君子信以自持幽無神責明無人訾肫肫慥慥賢聖是師

四戒箴

荒耽沈湎昔戒濫觴宴安衽席耽毒靡常

折較毫忽如鼎沸湯終以胥溺如决斯防哲人炯

鑒敬畏靡忘珍陽葆粹齊聖自將屏彼銖算氓爾

低昂維貞維靜知微知彰淵兮止

水澹兮元霜操之兢惕迪我平康

四維箴

禮義廉耻稟於天彛網紀百行是為四維

生可縱棄操不可隳進退辭受憂悔用之安常達

變檢鏡靡渝相彼汚澤穢濁所遺淵澄嶽峻高潔

攸推人靈百物名節是支正誼明

道繹之我思庶以修慝無忝男兒

藝文

誠

宋劉軫誠子

忤心而能樂處則忤者終順也快心而

怒適以自傷也能將以致譽矜能適以名謗也寧

靜若不及事立事之本也功譽若可成德敗德之

基也凡此皆非淺人所能

知必思之求之而後得

明張純五誠

越有女桑氏年十六而寡誓不改節高

垣墻辨內外童子不得見室旁有美男

子聲音相悅掘地而通焉詰旦蓬髮垢面哭泣不

絕皆曰楚之貞姬也邑令上其事未報女桑氏則

也俄上俄下復合為一舍人不敢指曰虎豹棲止
 暮夜何之洞君遊也予曰有是哉且閱其所聚人
 跡焉蓋舉族而求其亡羊也詩曰人之為言苟亦
 無然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誠二吳人客於楚
 八年而歸道宿於山舍見一美女為作飲食設衾
 簞悅之結為夫婦未曙負而逃焉其友曰是必有
 奇禍盍為爾卜卜曰狐也不聽其妻泣不止曰是
 恐割吾愛也妒婦也出之期歲則體羸弱語訛亂
 名巫燃鹿角而照之斃於床下果狐矣矍然謝其
 友而歸其妻焉滄江子曰妖也而祥之親也而讐
 之人盡妄爾誠三子行括之深山中見一翁石室
 中顏如童子異而問之曰皇都北徙老夫居此予
 曰何術而壽也曰予兄業商北走邊塞南窮百越
 珠翠過楹手足不停先予而死九十年矣二弟佞
 不能辯奸不能眩雅好文辭日事筆硯利害是非
 瑣瑣不倦先予而死百有十年予長而愚妻子曰
 咨遂不室廬風雨霖霖言蔽其樛朝陽明月抱犢
 于于起卧無常黃精為糧曰春與夏花明草藂落

葉飛鴻乃知秋冬憂不至我樂不知終言訖而去
 嘯於長松翁蓋有道者也予也結髮記誦透迤盛
 年窮通好醜其中乃遷元鬢種種顏色不妍攬鏡
 自照為之茫然自今而後須命於天如木如石謹
 識斯言誠四鄉有學究陰為不善妻子詬之如傭
 丐出而訓小兒則褻而冠衣裳楚楚顏色如神小
 子惟命唯唯不敢慢也有哈其子弟者曰爾師如
 是如是汝效之無責也兒輩信之聲音舉止悉夫
 人所云矣學究覺焉愧而去噫色厲而內荏譬之
 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故曰善治人者能自治
 者也善為人者能
 自為者也誠五

劉士焜自誠

爾無師督爾爾無友規爾爾日所見
 爾耳所聞如入酷肆莫為之主莫為

之賓爾提提爾遠遠爾誰與居而乃今知今是而
 昨非爾為古學先闢荆杞而播種焉無速之以有
 體有要有華有稊勿曠以荒或狃而喜其有滯義
 如齒有物齧之乃已惟膽決事惟精察理非旁非

知致遠恐泥爾學如此曷不夙夜懋懋勉爾爾衷
昧昧如火弗揚亢宗惟爾爾家如巢風雨飄飄承
家惟爾爾身如魴勞則頽尾才不足以副志氣不
足以充體微名不足噉微功不足餌致身惟爾爾
敬戒爾一日為天地間
人則一日為父母之子

小人其能率爾之益也與故曰善於人者
人視之矣學矣覺焉則而去觀也亂而內其誓之
豈咬長效效之無責也兒輩計之聲音舉止悉夫
子卦命錚錚不類對也自部其千與昔日爾爾
丑出而瞻小兒限崑而尿太寒焚焚德也咬輒小
蠶祺言端四猥育學索劍為不善妻于端之咬
自煎為之菜然自令而發而命然天咬木咬不
辛讓而後驅其中凡惡云贊蘇蘇德也不被贊
賊賊身外餘益古齒昔也于也赫燙暗暗委盛益
葉深則凡味烟冬憂不至好樂不味然言苦而去

浙江通志卷之四十七

藝文表

唐褚無量論太廟屋壞請修德表

竊聞左右近臣妄
奏曰國家太廟其

材木是符堅時舊殿臣按括地志云隋文帝創立
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元非符堅及宇文
氏所作也况隋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豈復遽
取符堅之舊殿以充太廟者乎此則言偽而辨殊
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
賦稅繼絕代慎刑罰納諫諍察諂諛云云

獨孤及為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杭州功表

臣及
言臣

聞當逆賊劉展擁兵過江之日變起倉卒終不可
當人心動搖物情危殆五道節制望風潰散自淮
而南至於海隅無敢保一城能守一節者唯少府
少監李藏用以宗室近屬憂國如家臨危抗憤忠

勇奮發收聚散卒糾合義士挺身履險出萬死一生之地與賊轉戰堅守蕪州相持經月殺獲過當使凶賊徒黨鋒銳挫衄其後以外援不至眾寡懸絕遂移師就險退保杭州當此之時江淮諸軍已散平廬之師未至三分全吳賊有其二藏用且募戰士獨守孤城以忠義感激令驍勇樂用旬月之間致死士三千賊遣僞將張景超孫待封等盡銳率眾分道來攻藏用與士卒等戮力一心義形于色殊死決戰奮不顧身遂能兵鋒所加無不摧陷皆一舉盡敵覆而屠之前後俘斬鹵獲至數萬計向微人之功捍此州之境則江畧土宇盡為我疆海隅蒼生非復我有云云

宋周行已代賀元圭表

帝德升聞天心克享肆申休命誕錫元圭躬受路朝禮備

一人之慶恩覃寰宇歡同萬國之心矧在承宣尤深怵蹈伏以禹功不伐堯德無名洪水既平庶土咸正歌及九功之叙弼於五服之成四海會同萬世永賴嘉乃丕績惟汝之賢告厥成功時帝之克

歸美報上代天錫圭十有二山為州之鎮尺有二寸法天之時上有雲雷蓋示聖人之澤下無琢飾又知天子之全色應天元驗為禹物數非周制益辨堯時歷年千百而無聞遇君三五而後出恭惟皇帝陛下行帝之德則天之明協和萬邦而人文化成光被四表而嘉休洊至粵有瑞文之應而昭鎮室之祥景命自天元功惟帝羣臣三請彌彰克遜之誠優詔屢頒俯聽僉命之議乃協迎長之日人申展采之儀端冕當陽握符御極膺乾萬祐煥八寶以維新卜世延洪符九鼎而永固臣幸逢聖日逖竦鴻猷匏繫周南莫預軒墀之拜舞葵傾魏闕但瞻雲日之高明

王十朋夔州到任謝表

地易夔門難敢辭於蜀道心傾堯日遠尤甚於長安

祇拜訓詞惟深感涕臣由御史出守番易任甫及於暮年報茂聞於五月慕言足烈於顏魯國學優優之治於范仲淹擾切戒於庸人第務近民之易罪或得於巨室方知為政之難此因有疾而丐祠

不謂誤恩而分閩况魚復素稱巖邑在坤維實爲
 要衝苟非文武之長才曷副藩宣之重寄豈臣庸
 謬足稱使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方日新仁若
 天覆憫鳥道烏蠻之險有刀耕火種之勞非善治
 不可以懷柔謂微臣或勤於撫字錄其寸效畀以
 雄藩臣敢不究心閩閩布教州郡觀武侯陣石居
 安未免於憂邊誦杜甫
 詩篇有志不忘於愛主

蘓軾相度救饑事件狀

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
 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

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
 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
 救濟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限半月本司今
 相度到準備救濟事件於左一本司勘會去年八
 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斛六十足至十一月長
 至九十五文足其勢方濕以貴間因朝旨寬減轉運
 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即時米價減落及本州正
 月內便行出糶常平米至七月中共糶一十八萬

餘石以此米價無由增長人免流殍今來在市米
 見今已足是七十五文足至冬間轉運司收糶上供
 額斛及檢放秋稅軍糧恐有缺少亦須和糶取足
 又本州須糶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
 似此爭糶必須湧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糶得足亦
 恐來年缺食小民必不辦高價收買官糧至時若
 米貴人饑本司必須奏乞減價出賣竊料仁聖在
 上必不忍坐視人饑不許減價約度浙西諸郡今
 年必須和糶常平米五十萬石餘準備來年出糶
 若價高本重至時每斛只減十文亦須坐失五萬
 餘貫而况饑饉已成流殍不已則朝廷所以救恤
 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欲乞聖慈特許寬
 減轉運司今年上供斛斗一半仍依去年例令折
 價錢置場收置金銀紬絹上供則朝廷無所耗失
 而浙中米價稍平常平收糶足來年不至大段減
 價出賣耗折常平錢本一路之人得免流殍爲惠
 不小勘會去年本司亦乞寬減上供額斛一半準
 勅只許寬減三分之一今來災傷及檢放秋稅次

第皆甚于去年又緣連年災傷民力愈耗合倍加存恤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伏望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施行一勘會熙寧八年兩浙饑饉朝旨截撥江西及本路上供斛斗一百二十萬石賜本路賑濟只緣本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聖上令發運司撥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糶只今人免流殍本司今來勘會蕪湖常秀等州頻年災害人戶披訴已倍去歲檢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人戶闕食亦恐軍糧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斗三十萬石令本路減價出糶或用補軍糧之缺伏望聖慈愍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應副右謹件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饋所心非為苟寬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况所乞數目雖廣而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饑饉已

成然後垂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謹錄奏聞
伏侯
勅旨

許景衡奏事劄子

臣自蒙誤恩備位執政閱日滋

辭濫訥亦以陛下方圖東幸纖悉措置上關宸慮竊謂與其狂易之黷寧負不敏之罪今者駐蹕淮甸上下安寧此正講明治道興滯補廢時也故不揆迂愚輒以見聞昧死上獻庶幾有補聖政之萬一臣竊觀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弊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賊盜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奸賊未逐而貪暴滋多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凡此十事之利病寔繫國家之安危安在所在變故難測以陛下之神武英斷必能成中興之業以陛下之敬誠孝友必能迎三聖之歸其事雖曰

多端其要不過十者而已惟是十者之利講之不可不熟十者之害去之不可不速講之熟則是非明白去之速則立見治效欲望睿旨下三省樞密院公共討論修復祖宗之成憲稽叅士大夫之公議下從民欲上取聖裁於以致中國之安榮於以釋異域之憂鬱在陛下果斷力行之而已

乞委任宗澤劄子

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

人及其為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緣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然原其本心只原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未知別有何等罪犯也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以為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諫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繚必亦未至如此其酷也今

只較其未度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臣雖至愚竊以為過矣况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叅幕府宣力為多今尹天府其績效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可考矣而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亦不恕矣乎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逐澤則當慎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即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如未有其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伏望聖慈上為宗廟社稷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敵治民之功天下幸甚

論罷童貫宣撫河東劄子

臣聞天下之事言之未

之已然則又緩後而無及矣近者中外喧傳皆言朝廷將起童貫宣撫河東若果無此議則是傳者之妄而臣有採聽不審之罪若果有此議則臣願言之於未然也謹按貫頃在陝西專務誑誕以為

事功夤緣軍須攘竊邊計重以賄賂至于萬億去
功第賞皆由請囑胥吏厮僕皆位侯伯御呢士卒
墮壞軍政此皆陛下所洞知者也前日燕山之役
不能上遵宸畫漫無紀律存至敗衄徘徊境上師
老氣索遂使遠裔小醜妄為已功邀求無厭傷威
倍費貫之誤國豈不灼然臣昨論列劉延慶不當
量移事親奉德音以為皆由宣撫司號令不一以
至白溝之敗為其引年謝事故議者不復及之今
若起自廢閒重領兵柄不獨誕謾貪墨有甚於前
日也且貫既無功於河朔尚能有為於河東乎方
其壯時罪惡固已貫盈今老且病矣尚能革心自
新乎古者國有大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陛下
命將興師以靖疆場此政事之大者亦當謀之眾
人乎士民駭惑論議紛然夫豈妄意以為不可哉
誠見其已試而無效也臣累被聖訓彈擊官邪毋
憚大吏然則今之官邪亦有甚於貫者乎今之為
吏亦有大於貫者乎故敢昧死獻先甲之言庶幾
不貽朝廷後日之悔也伏望睿斷亟罷所以命貫

者別謀良帥以濟萬全之舉實天下之幸

王十朋輪對劄子

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

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闈明皇親平內難懲孽后驕主之禍萃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將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唐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後權歸闈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為不世出之英主邇者衆口藉藉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輩

與北司深交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遏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始於內而亂形於外臣竊為陛下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時無有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拮克聚斂不知紀極國用日蹙而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擅齊殆不過此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陰結諸將以為之黨深忌元功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視朝廷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而不自以為耻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盜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闕語笑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入蔡縛吳元濟之功違詔進馬溫造正衙捽劾祐

自謂瞻落於溫御史今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卽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國耶不獨此也至若清資橫加於僧伍高爵濫及於醫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置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諉內外將帥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補入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也陛下自總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如前日竄逐僧闖天下尤服陛下之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可不深懲而痛革之耶臣願陛下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鑒漢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強臣不惟尊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不然臣恐太阿倒持日甚一日天下之憂不特在裔敵而已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為陛下痛哭流涕言之也

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于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有一於

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委險奸昔爲士人以權酷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奸賊狼藉惡聲播聞浩能以詔伎取容致身朝列夤緣遭際事陛下於潛藩龍飛在天躡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往歲太上皇帝聞欽宗之計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耻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望陛下之大有爲也浩爲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効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故態爲固寵之身謀此懷奸之大罪一也太上皇憤敵國之淪盟悟和戎之失策以疆場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玠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增兵固守俟時相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原亦可以牽制敵人南牧之患浩既主和懼吳玠進取陰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敵與西夏協力攻玠遙從中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

士喪氣中原離心誤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不獨棄民是乃棄信皆由浩欲售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履歷既淺德望素輕驟居要途天下竊笑故取國家名器爲一己私恩躁進之徒翕然合爲一黨門闈可以炙手士論爲之沸騰至有嫡子嫡孫之號親族過房之稱有號密傳心印者有號正法眼藏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王叔文竊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有八關十六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叔文逢吉之爲人此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叅朝政卽盜大權視宰相若無人待同僚爲下物人皆畏其兇醜莫敢如何官爵科第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巳出爲右揆益肆其奸方欲排擊所憎驅除異巳會其腹心內潰黨與相攻陛下察其奸邪知其朋黨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之禍可旣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賢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讜直之言不使上達有佞巳者

則以免解啖之春闈省試知舉三人上體聖心策問時事浩疑其斥已遂令黨人宋安宅追捕雕匠勒令毀板三知舉嘗面奏其事有旨令刊行安宅儉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陛下不遵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許刊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盛朝不諱耶此忌言之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下因付以江淮重在擢為樞府委在之專不啻若憲宗之待裴度浩與浚冰炭不同且懼其成功凡有奏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欲沮浚進取之計及其既還遂酌以郎官又因詔百官言事遂令王志等密加詆毀指為許靖房琯有識為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誑之浩嘗有辭免參政劄子未嘗稱祖宗及太上皇之德退則僭加數語以報行浩之欺君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為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一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知節嘗面折其奸浩挾欽若之奸以罔眾朝無知節之直者以折

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陛下即位之初以太學生經太上皇教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收為已恩務在籠絡已而聞諸生議已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稠人中言太學有風波臣對以子產不毀鄉校浩曰某固無他但上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宮行香道由貢院會太學補試士子填壅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嘆浩乃作威以逞為士子所嘲既而語人曰上怒補試喧譁欲令不考今以誤其遠來救之浩善則稱已過則稱君皆此類也此訕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居具瞻之位遇堯舜主而懷其鯀之凶今陛下當在賢使能圖回大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願陛下正其罪惡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為羣臣之戒

陳傅良上光宗封事

臣一介疎迂才不逾中人而多病早衰齒髮頽變久無榮

進清顯之望間者將指湖湘罷弗勝任嘗上奉祠之請乞便醫藥不謂陛下過聽不以臣為不肖歸

以畿節留之邸舍賜對便殿初無建明而天顏開
懌玉音溫厚曾不數日擢貳冊府又未幾用以爲
皇子嘉王府贊讀官極一時儒者之遇臣誠不自
意陛下待之甚寵也不勝大懼無以塞遭值之責
日夜思念獨有與二三僚友共秉一意爲大王道
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成
孝敬長恩愛無負在使之意死且不朽蓋嘗讀書
至文王世子之記曰文王朝於王季者日三雞初
鳴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今日安否何
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文王色憂行
不能正履則必反覆爲王誦之曰是可以爲法事
視若文王則受命作周本支百世功德建於雅頌
願王慕之傲之勿以爲不可及也至漢戾太子之
傳曰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不得見上退
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云告則亦必反覆爲王誦
之曰是可以爲戒事親如漢太子則交兵闕下父
子不相保而望思歸來之臺天下悲之願王警之
懼之勿使萬一有此也嗚呼天之靈社稷宗廟之福

而大王姿稟純明嗜好鮮少不自貴倨喜親書生
每得僚佐危言極論則深信而不諱忌至若周之
所以得則欽祚加敬漢之所以失則嘖蹙不忍聞
也邇者王譽卜彰人心日附臣與二三人者竊相
欣賀以爲陛下有子國家無疆之休也今竊有感
焉會慶誕節陛下闕上觴之禮而弗講長至大會
陛下復闕稱賀之禮而弗講羣臣迫休妄窺聖意
臣故知陛下自違豫以來雖及康復尚弗便于乘
輿而怯風霜雖然非所以爲訓也何者區區陳說
無過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况觀往古無
過紙上之習必不能如家傳之法今陛下上虧三
宮之權而下責小臣陳誼於家嗣以庶幾寡過則
雖抱血誠之忠未見其補將以逃斧鉞之誅而已
楚王有言人之愛其子者亦如予乎陛下以無疆
之休託在一子宜如何愛之而偶不察夫所以儀
刑之道如此願使講讀皆爲空言名曰輔導安用
臣等此所以痛惜此舉動非所以爲訓也臣以多
病早衰齒髮顏變久無榮進清顯之望方伸祠請

以便醫藥不忍默默昧死為陛下
言以冀省悟伏紙流涕不知所云

明葉忠請大駕還朝疏
臣聞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其

則有警蹕之嚴其身則有保其動則有師不幸而
天下或弗以靖也亦惟命將出師而已故曰闕以
內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豈故為是示尊貴
崇清穆也哉蓋天子者社稷之主天下之寶當為
天下惜之也故不下堂階者盛世之所以為治軍
行師從者後王之所以為荒乃有寧藩不道陛下
因而赫怒厲兵舍嚴密而涉江湖離崇深而卽戎
旅一將之勞上履萬乘大君之貴戒失垂堂識者
以為非策久矣今幸而天為社稷除殘都御史王
守仁等憑仗天威將一槩元兇繫行在此正陛下
振旅還師之時也顧乃悠悠六飛遙遙歲月自燕
而交自交而徐自徐而淮自淮而揚道路苦於候
迎州司疲於供應人心搖於疑似外彝敢於非笑
夫功已成矣武已振矣天下已無事矣可以歸而

舟未歸者殆必讒佞之人惑於左右眩於是非而
不為陛下陳幾務利害之實也臣職忝言官心惟
國是敢為陛下條之蓋陛下之不可以不速還也
其大幾有四不可以久處此者其大害亦有四夫
陛下之天下誰與之哉天地祖宗之所以福陛下
者也今天地則大祀之期將臨祖宗則三時之祭
或缺仁人孝子當必有弗安于其心者其幾一也
皇太后惟陛下下一子蓋欲朝夕一見顏面以為慰
惟今侍膳之禮久曠則倚閭之念必勤其幾二也
三年一朝覲者帝王常典也茲天下多官咸會集
於輦轂之下履端之負其可廢乎其幾三也三年
一朝試者國朝彝憲也茲天下多士咸感慕於風
雲之會臨軒之策其可愆乎其幾四也他如未徹
重墮而稱聖旨不出宸斷而決國是幾務滯而弗
行社稷虛而失守乖人心而戾理道者可勝言哉
此其幾之不可以不速還者此也以害言之老子
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易曰不戢將自焚今罪人
之首既得凱還之命不班師老而暴其害一也江

淮吳越一帶旱潦頻仍父子不保今復以六師擾之饑者勿食勞者勿息民苦而怨其害二也臣聞陛下居非大內之嚴行無清塵之禁醉臥隨意所止之舍惟情是便昔人有言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其害三也臣又聞陛下時樂處于漁獵之間身每試于山溪之險或虎狼突前而為不及防或風波忽興而莫為之備昔人有言曰強敵起於轂下而羗彝接軫其害四也他如倚勢者妄為請求圖安者廣為賄賂奴隸下及於冠裳需索公行於府庫逆人心而損國體者可勝言哉此其害之不可以不速還者此也嗚呼振旅以歸也足以成天下之幾頓旅以止也或以受天下之害陛下聰明天錫智勇夙成夫豈不足以決擇此也哉茲必有左右之臣親信之佞所以為陛下謀者勿忠且盡也臣願陛下上念宗社之托下順臣工之心速發明詔即日班師詩曰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將不在放周而在今日矣天地幸甚神靈幸甚天下黎元幸甚

金賁亨請以羅從彥李侂從祀疏

臣聞孔子續述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道以詔萬世是以享有王嗣久而彌尊當時速肖之事與夫後儒推明其道以傳示來學者皆得從祀於其庭後世膠於著述之說而或不計其德之醇疵則固有幸而入者至於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如宋儒羅從彥李侂者而不得入焉此則盛典之有待而公論之不容已者也臣嘗溯其淵源侂宋儒朱熹之師也侂學於從彥從彥學于龜山楊時時學於河南程顥兄弟顥嘗送時南歸謂人曰吾道南矣夫顥豈輕許可者而獨以此稱時是時所傳于顥而以授從彥者即濂洛諸儒所以繼孔孟之緒者也從彥聽時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在過了一生由是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侂嘗稱其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力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

其所以然也觀侗之言則從彥所得於時者可知矣侗親受從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熹狀其行曰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絕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曰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述鄧迥之言曰胸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觀熹之言則侗所得于從彥者可知矣此其道足以續聖人之緒而不偏者也從彥著述而熹所編錄遺書皆其平日傳授切要之言熹所常尊信而服行者則亦侗之著述也熹又每引二家之言以訓釋經傳彰彰具存其心得獨見有非漢唐以來諸儒所能及者此其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者也從彥常令侗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謂程氏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語互相發明而深得于思中庸之言使學者有所主宰而不流于禪侗深領而亟稱之嘗謂去日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而已

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與從彥之教實出一轍熹皆尊信發揚以示學者是其師弟子相傳之的至正至明至精至約異世同符愈久不變是故從彥之功在於侗侗之功在於熹無從彥則無侗無侗則無熹而濂洛之所傳者泯矣雖有豪傑之生亦何所從受而保其不謬也哉此其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者也今之學者無不知熹之功而不知從彥與侗之功是猶人知有父而不知其祖也嘗觀漢儒若馬融劉向賈逵戴聖之徒考其素行皆背吾聖人之道止以著述微勞皆得從祀其所著述又豈能得聖人之旨如二儒者哉以二儒之賢而不得與融等並列此誠公論之不容已者也夫吾道之明晦有時賢哲之遭逢豈偶熹祀於宋祀時之議屢興屢寢至我孝宗皇帝用儒臣之言特勅從祀而羅李二儒猶所未及豈非有待於今日也哉恭惟陛下潛心聖學敦崇孔子之道作敬一箴及發明宋儒程頤四箴范浚心箴以頒賜學校天下儒

流莫不感激興起此正吾道大明而賢哲所由以表章之日也伏望陛下准臣所奏勅下大臣討論故事錫與二儒封爵從祀孔子廟庭則吾道幸甚

應良議大禮疏

臣觀往者廷臣議定追尊興獻帝

京刑部主事桂萼等復倡異論致聖心疑二莫之適從下禮部再議荷蒙洞察惻誠不為邪議所惑批答有云奉承宗廟正統大議不敢有違斯言一出中外歡呼以為聖人以義制情可以為萬世法近聞眾議未安行取桂萼等來京大小臣工惶惑莫措竊恐主德未和百事罔度宮闈由是間隙上下由是猜疑有傷治化為禍不小臣等備員大臣義均體國迺敢不識忌諱冒死上陳干仰天聽今之為議者有二禮官之議欲考孝宗為隆正統存所後者父子之名但重所後者有拂皇上未安之心重本生者適中皇上未從之意此國論所以難斷而大禮所以未定也臣等每為皇上深思極慮

而不得其說蓋聞諸所議皆據禮為人後之禮與宣帝光武漢王之議皇上必以為今日之事有不相類故尚欲博求故典以為定論臣等竊謂禮文有未備者不必強以為因人情有未安者不敢據以為是程子曰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此正皇上入繼之明徵也所謂繼祖之說豈必即是以孫為子中間亦須有父而後祖不為絕憲宗祖也武宗絕祖之宗絕于皇上為兄不可以為父與獻帝終身臣服萬無越孝宗而直繼憲宗之禮皇上不得而父古今未有無父之廟不考孝宗而誰考哉是皇上以長子入繼武宗之統必以孝宗為考而後憲宗之大宗不絕此則所謂以義起禮者也臣愚以為今日議禮者當日既以義起為禮始即當以義起為禮終臣請極言所以不得為禮常者惟皇上俯垂審度焉即知皇上盡從禮官初請斷以大義不顧私親于大宗正統斯為得宜但臣等亦知仰體皇上父子至情誠有不能自安者今若力

主二三小臣之說以興獻帝爲考追改爲別稱臣等又熟思之當武宗上賓之時大位猶虛上有昭聖皇太后爲天下母逾十六年遵祖訓與遺詔二三大臣贊謀迎皇上之爲後又三年矣孝養恩慈中外頌美一旦別有所稱雖桂萼等之疏不敢言也皇上有難言也昭聖皇太后之心未得自安孝宗武宗之靈其何以慰也聖明淵默之下必自得之臣等不敢盡爲之說然則將如之何臣等以爲義起之禮惟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今之爭論不決所重者只爲父子之名考孝宗則興獻帝無他子考興獻帝則武宗奄棄孝宗絕矣非皇上爲之子更無可繼之望興獻帝有皇上在後宮儲祥子孫千億他日以支子襲封主祀適合古者孫從祖之說故曰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不可以爲父尸也興獻帝固始封之祖與九廟同其世享矣獨于名稱之間欲求兩全而無害臣等復有一說庶幾可通傳曰衆言淆亂折諸聖太祖高皇帝聖人也兄終弟及儀禮未聞祖訓所載萬

世不易今之大明律亦聖祖所定者五服圖下有曰凡男爲人後者爲本生屬親孝服皆降一等爲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所後者固名父母本生者亦名父母蓋有本生二字以冠之則爲所後父母有別而無妨猶存一本之義也至于妻爲夫族服圖下曰夫爲人後其妻爲本生父母舅姑服大功服舅姑之名猶不可變父母之名可以例推尚懼或者疑於二父之名禮文律文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若未妨于一本之義二統二父之疑庶幾可釋仰維皇上既遵聖祖兄終弟及之訓而入繼大統似可以聖祖律文爲法而定禮擬名稱于孝宗稱皇考于興獻帝稱本生考或美謚如孔子之父曰啓聖所後本生降殺輕重釐然自別別廟之說實踵哀帝之失他日立後將毀之乎將存之乎萬世永祀將從太祖爲繼統乎從別廟爲繼嗣乎伏望皇上必審于詢謀毋惑于邪說不爲目前之快意以犯後世之公議庶幾正統之傳一本之義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天下非重天倫非輕君臣之

分父子之名可以兼全而無失矣臣等叨陪廷議各思其憂反覆思維僉同衆志不得已而爲此委曲折衷之論庶幾少遠二君二親之嫌亦亡于禮者之禮也

黃綰辨王守仁理學疏

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

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從此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不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師友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夫臣之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人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不顧赤族之禍身任討賊之事

則天下安危未可知矣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也其二大帽茶寮剝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積累歲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安故起守仁以往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戊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襲而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夫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以死勤事而寧可泯滅之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日致良知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何可異也二曰親民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卽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也亦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蓋亦大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而庸可非訾之乎今萼以此詆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

歟故臣不敢以此為蕇是也夫以守仁之學之正如此其功之高又如此乃旌賞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偽學之禁蕇之所以輔明主者為何如哉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蕇墓空山鬼神有知當為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陛下猶當追崇况在今日哉臣昔與守仁友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師事之是臣與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蕇為小人所讒臣為之憤既而得白臣為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蕇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蕇并開學禁以昭聖德若此事之不明則蕇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直言如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蕇之過也

應朝卿請罷採權礦稅疏

臣嘗伏讀我太祖高皇帝之諭宰臣曰朕每燕

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眾緒紛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大哉皇言萬世龜鑑臣目擊淮揚困憊宇內輻張益嘆聖祖之深識遠慮而願我皇上三覆致思焉近年礦稅之始行也皇上不過曰取天地自然之利與商牙經紀之餘以充國用耳寧知利端一開政理一亂虧損聖德流毒民間其敝有不可勝言者至于今日礦之害未歇而稅之害正日滋臣請得而悉數之一曰貧民失業夫稅者稅商也非稅貧民也但商賈有利則趨無利則止自稅使紛出而富商之累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累足者十六七矣富商不至所餘者大半些須小販逐分毫之贏糊旦夕之口者耳以質食之貧民當日增之重稅力能堪乎據臣所睹聞販燈草茗帚者滿載一船止值銀兩餘稅貨稅船該銀三四兩遂至望風驚駭有棄之而逃者有焚之而去者舉此二端其餘可知此輩營運路塞寧止無利

且遂無生妻子悲啼饑寒逼迫不轉之溝壑則聚而為盜耳其流弊一二曰紀綱日壞夫國家利病生民休戚科道撫按條議之部院覆覈之然後請旨施行誠慎之也自言利風行無論武弁銅臭鄙夫與市井游棍片言朝投俞旨夕下一夫獲利羣至紛然日新月盛虎一鴟張有稅已二里而利漏稅者有貨已稅而乞稅船者獻店獻木靡有窮時空捏虛數即為定額撫按爭之不能得部院爭之不能得是奸棍與言官大臣爭權也馴至內使侵舉劫之柄愛民者受禍無耻者蒙留且有擅陳兵出入者其流弊二三日詔獄日繁夫逮繫之法朝廷間行以懲大奸惡如雷霆之震擊然未易數數也此來內使欲激皇上之怒以張大其威權凡有司稍異同者輒指之為阻撓為激變以致緹騎頻遣械繫續途自山東而江右而關陝而滇南東粵遠邕今逮郡守非為撓礦即為阻稅道路咨嗟縉紳喪氣甚而計借之士與青衿之儒連桎累繫冤號痛楚血肉淋漓失海內之士心斷國家之元氣莫

此為甚其流弊三四曰常賦漸虧夫天下財貨日物止有此數東盈西涸理無兼得今國家邊需所仰給者惟此常賦自近日包礦包稅貧富並窘官民兩困今內使源源進之內庫者即往日度支水衡之財也催科不前邊餉大缺大司農屢屢告匱奚怪焉即嚴旨臨之撫按奉行唯謹如民膏已竭何至若兩淮鹽筴浮課頓增則常課日誦船稅新徵則掣斯漸誤日甚一日且不知所底止矣其流弊四夫股削貧民倒置紀綱峻嚴刑法虧損正賦皆非皇上之初心也惟礦稅一興則羣蠹叢集正聖祖所謂一絲不理則眾緒紛亂者也且聖諭固云少候足用自有處分今搜括四至進獻如流若以為足則不啻足矣若以為未足則將何時而足耶臣恐民心力不支潰散四出書之史冊天下後世將謂皇上為何如主項臣自揚涉儀歷滁廬諸郡河無航道若蕪村落蕭條觸目成悲及接邸報則滇吏楚土方械繫接踵而至夫以太平無事之天下而道路皇皇若有不能終日之慮何也臣是

以不避忌諱輒具愚疑伏望皇上留神垂察深宮
靜念傷其末流而塞其根源罷一切礦稅與天下
更始則一動念間而英聲茂烈真可上紹
聖祖而萬世之業猶泰山而四維之矣

懇留文選顧憲成疏

臣家世草茅叨蒙國恩擢居

之國家而此心則日以聖帝明王望陛下故補官
數月隨事思效款誠乃蒙陛下屢屢優容不加譴
斥沐此天高地厚之恩祇有嵩呼以報耳顧犬馬
愛主之誠日甚一日若有所見不為陛下言之
此心皇皇如有所失寢食為之俱廢用是不避忌
諱冒瀆宸嚴惟陛下試垂聽焉頃者陛下允元輔
之言命廷推輔臣用禮部尚書陳于陛沈一貫入
閣辦事又以吏部會推事體不受降處官司隨允
輔臣申救止降文送司郎中顧憲成一員聖慈亦
既優容而小臣戚服其事矣顧反覆思之終不能
無言者何也陛下之置輔臣也將屬以調和陰陽
以稱鹽梅霖雨之任也然必枚卜之日聖情歡豫

凝和于上然後吉兆告符和氣薰蒸而燮理之效
可臻所謂人主和德于上羣臣和德于下而後天
地之和應非虛言也今陛下一朝而置二相典不
為不隆矣乃以降責郎官之故以致聖心違和於
金甌盛典為之不光恐非所以重二輔臣之始進
以應得賢為瑞而為召和之端也故三輔臣及二
銓臣皆引罪申救夫豈惜一選郎但念之鉅典曠
世一逢而欲陛下霽威宣和以為百羣卿士之倡
耳且前所推王家屏公忠亮直薄海內外蓋無日
不庶幾其再起以光輔聖德臣愚不自揣間嘗推
轂以請念海內多故非從人望無以鎮壓邪謀在
王家屏或取入內閣以備四輔之數在沈鯉或起
充總裁以成一代之典其餘鄒元標趙南星高攀
龍等勅下吏部酌量擢用而不謂天聽之益高也
乃今輔臣及九卿甫承會推之命無不仰體陛下
人惟求舊之心一時衆議攸同故於事體不暇詳
考此在選郎不過依之報筆耳今日若據之以為
罪他日將有援之以為功者置相何典也而令選

郎得以為罪得以為功尤不可著之令甲也伏乞
 陛下念此慶典朝廷不宜因此降官借此重典小
 臣不得即此坐罪着令顧憲成照舊供職則聖恩
 浩蕩其於盛典既有光而于體亦不失所關理道
 非細故臣干冒天威
 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周用鹽法疏

照得蘇州府太倉崇明崑山常熟南
 連松江浙江海鹽一帶近年沿海居

民專一與販私鹽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易招集
 流亡越境私販淮鹽侵占浙西行鹽地方以致松
 江分司虛設私鹽既行徒黨日眾盜賊隨起若先
 年施天泰龔騰近日王班頭董琦董連王棟顧文
 明顧文忠等始則圖利販鹽繼而結黨行劫又至
 出海通番互相讐殺雖旋勦除禍根終在原其所
 自實由聚眾販鹽及今不為之處將來禍患尤大
 處之之法惟在浙西鹽貨流通餘鹽皆有干落使
 鹽徒解散方為有益緣各鹽場俱有定額除浙江
 紹興分司外松江分司鹽場俱係松江府所屬地

方華亭青浦東袁浦青村四場上海有天賜下砂
 等四場內除青州天賜埭海外實該六場大約每
 年額課每大小二引折一大引各四百斤共五萬
 五千四百五十五引零每引折銀六錢每年解部
 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餘兩其轉解運司本色
 折銀一萬五千四百二十餘兩內二縣水鄉竈丁
 無徵鹽課銀七千五百八十餘兩俱于二縣秋糧
 內包補華亭縣包補四千三百二十餘兩上海縣
 三千二百五十餘兩前項鹽課俱係竈丁出辦餘
 鹽却不許變易前項無徵課銀俱係二縣民戶包
 補其竈丁餘鹽亦不許轉買食用餘鹽既不許賣
 又不許買官司又不給價若不私相轉販何以存
 活凡議鹽法者皆稱商鹽宜通私鹽宜塞其寔商
 鹽未嘗不塞私鹽未嘗不通然商鹽之塞官自塞
 之私鹽之通官自通之蓋商鹽以引日為名利在
 買求夾帶及不繳退引官司以盤掣為名利在縱
 容夾帶又不追退引所以商鹽但求苟免捕獲其
 寔滲漏影射居多故謂商鹽未嘗不塞官司巡捕

私鹽一向通同作弊其實家戶俱食私鹽故謂私鹽未嘗不通鹽法至此豈惟商鹽不通併鹽亦俱變為私鹽各處私販鹽徒相聚為害難以處置所以處置之方重在處置餘鹽且竈丁煎鹽辦課即是民戶種田辦糧民戶辦糧餘米聽其變易惟竈丁辦課餘鹽却作私鹽一切有禁况鹽貨寔出天地自然之利竈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寔有不堪為今之計莫若將松江分司查照原額鹽課銀兩每場各該若干本場竈戶每戶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糧排甲法則立為三限修復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運司前來住劄及時聽令商人入場收買責令總催比併各竈依限將課銀完納限內天色晴乾雨濕逐日開記另報運司查驗量為遲速課銀未完就於地頭嚴禁鹽貨出入其間若有先自辦納課銀停鹽待價者聽從其便如或課銀一完隨即開報運司并巡鹽衙門各場餘鹽聽令各竈丁自行發賣或轉賣陸路肩挑背負并水路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挾持軍器及越過行

鹽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各竈丁既知餘鹽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既知餘鹽許容平買必不營求夾帶其餘人等亦知餘鹽不禁轉賣必不冒法聚眾與販前項越境准鹽無處發賣不禁自止目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為商人此法若無窒礙亦可與嘉興分司一體舉行其該縣水鄉竈丁亦可因此招回復業增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數如或鹽貨通流價值低賤仍聽竈丁免納折色俱納本色上倉作為存積亦可漸復召商開申以實邊儲之法或謂私鹽自來有禁不知鹽法自來亦自不同如洪武年間煎鹽工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俱屬官物其後鹽課立有定額其外餘鹽亦有本場收貯給與米麥之例彼時禁賣私鹽一是原領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鹽情法猶有可據此後煎鹽工本既不出于官竈丁餘鹽又不為收買惟獨禁賣私鹽之法未見處置但餘鹽決無委棄之理鹽徒決有聚眾之勢官私決難去逃縱之弊地方決難免擾攘之

患立法之始本以惠民足國未流之弊遂至爭民
施奪誠為可慮伏惟詳議早見施行則民生國計
幸甚

卓敬徙封疏

燕王智慮絕人雄才大畧酷似先帝
顧其為人心非久在人下者且北平

天下都會地方廣邈士馬精強金元之典皆由於
此今宜及其未備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則羽翼既
剪變無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制不然彼志得行
則謀無不遂大舉西南建瓴東下當此之時勢如
瓦解陛下孑然一身雖有一二特立之士亦無能
為矣夫將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
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
明莫能察惟陛下留意焉

韓邦奇蘇民困以保安地方疏

臣巡歷至杭州府
富陽縣嚴州府建

德等縣地方據軍民人等稟稱本處地方雖出魚
鱉茶綾等物人民艱苦四府太監差人催督擾害

地方雞犬不得安生要行禁約等因到臣為照前
項魚茶綾鱉係供用之物未敢擅專又訪得鎮守
太監王堂市舶太監崔瑤織造太監晁進督造太
監張玉各差參隨人等在於杭嚴二府地方催攢
前項進貢固已勒要收頭銀兩而不才有司官吏
及糧里人等倚是貢物無敢稽察任意科歛地方
被害人不聊生而四太監伴貢之物動以萬計是
陛下所得者一而太監所得者十參隨人等所得
者百有司官吏所得者千糧里人等所得者萬利
歸於私家怨歸於朝廷上供者一而下取者萬况
此等之物品不甚奇味不甚美何足以供陛下之
用哉及照建富等縣地方地瘠民貧山枯乏樵獵
之饒江清鮮魚蝦之利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徵科
四出軍民困瘁已極故前歲流民相聚為亂一呼
千百幾生大變幸賴撫捕而安今尚洶洶未靖往
事在鑑寔可寒心伏望陛下勅下該部將前項貢
物特從停止仍行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及該道分
巡官揭榜戒諭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名色在於各

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為害應參奏者奏請究治應
拏問者徑自拿問庶民困可蘇而地方可保無虞
矣為此謹
具奏聞

張孚敬典禮疏

臣竊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皇

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即勅議追尊興獻王以正
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
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皇上入嗣太宗宜稱孝宗
皇帝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與
獻王妃為皇叔母與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
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
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聖諭以此禮重大令博求
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有以仰見皇上純孝之心
矣比有言者遂謂言者為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
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為
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願立清朝發
憤痛心不得為皇上明辨其事記曰禮非從天

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
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夫漢
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當時成帝
仁宗無子皆預立為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尚為
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猶可
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於崩殂而廷
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皇上入繼大統豈非以天
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
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孝宗興獻王兄也
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長子也今武宗
無嗣以次屬及則皇上之有天下真猶高皇帝親
相授受者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
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
者其公私實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
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也假使興獻王尚存嗣
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夫興獻王往矣稱之
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
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

子不得為人後况與獻皇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皇上謂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被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常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蓋預為外藩授立者坊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人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維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務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求魏

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子不議禮今皇上虛已宏大疇咨眾言倘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轉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於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聖明體察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廟議疏

臣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蓋自漢

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新詔傳宣愚氓不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

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獻皇帝為所自出之
 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
 之初即曰當別為與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稱
 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
 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德
 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皇上聰
 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干九廟之威鑒下駭
 四海之人心臣敢不為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
 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議如
 孝元帝是為干紀亂統人到於今非之今何淵請
 入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歟
 序於武宗皇帝之下歟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
 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
 所謂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中不可無稱漢宣帝嗣
 昭帝後昭為宣之叔祖史皇孫當別立廟未聞有
 議漢宗廟無稱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為也如謂
 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

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皇帝廟當奉以私
 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者也先儒有謂孝子
 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
 之均為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
 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為之也入獻皇帝
 主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不為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皇上
 念此禮大成原出聖裁匪由人奪奈何忍一旦遽
 為小人所
 破壞耶

倪元璐請毀三朝要典疏

奏為微臣平心入告臺
 臣我見未除謹再疏申

明以祈聖鑒以質公論事項臣不揣固陋冒陳世
 界已清一疏此臣原為臺臣楊維垣而發也特以
 意存微諷語似含糊致蒙陛下責臣以不當臣方
 惕息省愆措躬無地既又恭繹聖旨務秉公虛一
 言非特教戒臣愚實足驚醒羣寐維垣正人自負
 度其必無怙心乃接邸報見維垣有詞臣持論甚

謬一疏辨難臣言甚力則臣請先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所難臣者可乎夫臣之於維垣非敢苛求之也誠以維垣能乘陛下之明斷繼楊所修後而直糾罪樞又改燧差而佐察荷陛下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局攬羣材而遊大通者非維垣誰望乃臣竊讀維垣入告諸疏則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相反然者蓋陛下之諭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為同一則曰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陛下之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維垣于爌震孟曰非賢曰不簡是陛下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于方隅寔有未化陛下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實有未伸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于是深懼維垣以城府之心坐隳成績所以冒昧有言蓋為陛下攄啓沃者微而為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之以臣為甚謬也據維垣怪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尊李三十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中有百叅魏忠

賢二十四罪之楊璉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而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以辟其猶未為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魏忠賢之窮克極惡積贓無算而維垣猶尊稱之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為國為民而何况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綸初擬止於削奪豈不亦驕兒護之而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為非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特票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為楊左諸人追賊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官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為難于坐賊于是再傳覆訊改為封疆之案派賊毒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

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較與王之宗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賣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寬死之周朝瑞寬成之惠世揚踪跡何如而但知其以參沈灌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以破帽策驢傲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於朝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躡級之儔誰為榮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械繫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畏破帽策驢者遂相率而為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嘆哉至如批照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蓋當朱童蒙吏吳時責一犯寬斃而其妻貧不能歛乞丐里中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為臣謬臣

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兩截人者以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耳若詆之為要錢多藏則又是厥臣不愛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意或出邪謀必不可且當日逆璫之所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為之心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聖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義擬人以倫王文成武以濟文而元標臣攘之能或遜海忠介直而微盜而元標寬大之度更優此為定論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為人任真率性為頌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而非謂臣之有取於假及東林賢者之于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

諸賢自鄒元標王玘高攀龍楊應之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順昌魏大忠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為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成遣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其餘被竅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跡而其間之為真名賢真豪傑者多有其人凡茲存沒不同並以真著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哉維垣認臣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為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計也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不知壞天下多少世界殺天下多少正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晚乎即如崔魏之滿貫久矣使不遇聖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為非訓也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而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

以崔魏為對案而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蘓軾之與程頤交詆為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分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狀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亦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遠者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別為中途溫解之喻將無不東不西半補半下之間又即維垣所稱鄉愿之屬乎至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臣深服維垣無我然請維垣胸中不存四黨之見臣亦絕口不復標東林之目矣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總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徒予逆璫以首功反代逆璫而分謗斯亦為不善立論者矣人材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羣議不可不集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

必不可墮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為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鄉中之賢者亮節平心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以為謬而區區胡煥猷臣何至拾其唾餘哉然而下士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帥蟻者惟是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為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持議愈重一語惟聖明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敢旁參一語惟聖明裁察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朕總攬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見不得互相詆訾至於宣眾鬱集羣議惟在起廢一節已下所司者臣咨訪的確具奏該部知道

劾楊維垣疏 奏為公議自存私書當妥敬陳膚見宮之二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監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左者仗義之言爭紅左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頃篋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鱗局於是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繼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監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

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頃篋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鱗局於是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繼即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監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

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
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
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
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
供人唾詈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
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
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
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暉等
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
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
既遇小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炳然雖有狡者莫或
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
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
雖非盡有撐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
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
當日則更有難言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
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
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

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又寧加醜詆之詞而
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
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
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
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
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
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
心千年不釋也伏願陛下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
典鈔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
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摩
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
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
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
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
波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
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崇
禎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八日奉聖旨覽
奏三案兩端之議原當並存但已有實錄自不必

復增要典且既說史臣編纂苦心則其論斷之有難傳信在史臣亦自念之這所請關係重大着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奏聽朕獨斷行嘉廟實錄着擇期開館纂修務以平心存其兩是餘諸臣亦各宜和衷共濟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新政該部知道

皇清范承謨嘉湖水災疏

嘉湖異常水災漕糧萬難措辦仰懇

皇仁特准改折急救目前之災黎培養永久之國本
 事竊照浙省嘉湖二府歲輸漕白南糧等米地丁起存銀兩皆惟取給于田畝供稅既重田多低窪編民竭力播種即雨暘時若辦納尚自維艱不意今歲自春徂夏霪雨連綿豆麥腐爛桑樹朽蠹其間高岸稍可修築之處男婦老幼不分日夜盡力堵厚補種秧苗而六月十三等日颶風暴雨山水下注湖水逆衝處處近河田畝已築之岸復傾再插之苗又沒三番救護三次被淹財物費盡秋成絕望先經督臣劉兆麒節次會疏題報在案

臣于七月初八日減從輕舟親行踏勘溪田不辨一望汪洋災民扶老携幼告蠲告賑者日以萬計顛連之狀駭目驚心臣雖敬宣

皇上視民如傷必不使爾失所而百姓又以田盡淹

沒糧無從出為憂夫國家賦稅半藉東南而嘉湖之民惟恃絲穀今禾既無存桑多朽蠹日前飢窘

已自難堪况又時屆新漕無怪乎災民哀請懇援准揚被災之例蠲漕之外復求請賑臣愚以為民

命宜恤國課當籌蠲漕之典出之特恩不敢妄請惟查順治八年水災戶部題為今歲之糧將到等

事一疏內開漕運議單災傷改折如被災八分以上者每石折銀伍錢七分以上者每石折銀七錢

除被災一二三分不折外應以四五六七分為輕災每石徵本色六斗折色四斗八九十分為重災

每石徵本色五斗折色五斗至于耗潤等米原因解運正米以供盤剝晒颺等費查漕運議單遇災

改折止折正改兌米原無折耗潤等米之例隨漕耗潤等米似應免徵等因具題奉有俞旨欽遵

在案是折正改而免耗潤業有成例今照嘉湖二府被災田二百七十一萬五百一畝零該漕糧正米二十二萬四千一百餘石敢懇

皇上破格垂恩准照時價折銀解部在額課既已無

虧而民間可免遠糴買補裝運之費復省盤剝晒

颺等項耗潤餘米八萬九千六百餘石給費運軍

前途使費漕截銀一十萬五千餘兩即

朝廷亦免載米漕船四百四十八隻內省今歲額造

船一百隻計銀二萬八千餘兩又省減存船三百

四十八隻計修船損具銀約共三千餘兩運軍行

月糧米三萬一千餘石行月安家等銀二萬五千

餘兩以及運弁餼廩共約省銀五萬六千餘兩米

三萬一千餘石矣其輕賚枵木蓆板隨糧應解各

項仍行解部是

朝廷准折一石即係蠲免一石於民而國費省減一

分即是增益一分存庫此臣所以日夜圖維以為

救荒長策惠而不費之恩更無出此者也但查米

價一項順治八九年通常時價每石二兩已外故

議折價一兩四錢亦屬嘉惠災黎之意今浙省時

價每石八九錢內外而被災百姓銀米兩皆無出

若至交冬大難措辦倘照當日一兩四錢之例或

照僅折四分五分則災民未蒙其益反受其累矣

何也蓋被災地方雖有五六七八九十分不等然

今歲之災乃百數十年所未有即有一二游青復

種者水浸已久粒少秕多又有白糧南米猶需應

納是見今受災之田欲責其半本半折斷難克竣

漕局若部臣執持已往之例不別今昔之殊或駁

增價或駁另議往返涉冬便是收兌之期災民本

色既無可徵折色又未預備有司各官恐礙考成

嚴追酷比徒驅殘黎于死亡逃散事誠可慮倘蒙

皇上軫念災民顆粒無收將此被災田地應輸康熙

九年分漕糧正米二十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五石

零准照議單舊例一槩折徵七錢使嗷嗷之眾大

慶更生必不得已請酌以每米一石量加價值折

銀一兩省民間買運之費免耗潤漕截之徵兼得

餘出

朝廷數萬銀米懇祈
勅部速覆早得

俞旨移臣遵行則國本可培國賦有益而數百萬之
生靈立起之于溝壑中矣抑臣更有請者二府田
地雖有高低不同被災則一因限于三四分不准
災之定例不敢造報除上供白糧并重災更折之
外尚該南糧漕米數十餘萬本地之米恐難足額
况浙省平時尚藉江楚糶米瞻生今年猶望商賈
接濟如有米之戶仍將本地粳米交兌設有不足
卽以糶米抵代總取乾圓潔淨不必分別粳糶庶
受溺餘黎不致重困臣因親至其地目擊異常災
害不敢不哀籲縷陳非敢為過言以聳
上聽臣謹會同總督臣劉兆麒合詞具題原係陳請
改折上維國計下濟生民事宜字多逾格伏乞
皇上原宥俯賜全覽
勅部議覆施行

請開援納銀米疏

為蠲折之請雖殷窮黎之食無
出懇籲

皇慈請開援例銀米之例大賑飢民事竊照嘉湖等
郡異災臣既循例請蠲復以漕米無辦懇請折價
而食米將罄又請暫發庫銀採買平糶以留未散
之民臣之冒瀆

宸聰者至再至三實踟躕無以自容矣乃更有勢不
得已而代民呼籲自干罪戾者則無田無產至窮
之民必不可不急賑是也臣竊仰見

皇上軫念淮揚水災既為之一槩蠲除復動正項錢
糧賑恤又時差大臣撫視以安集之雖慈父之于
親子不能如此誠以灼見民為邦本賦由民出不
惜目前之暫費遠計後日之輸將故斷然行之而
不疑耳今蠲折平糶之已上聞冀得特恩

俞允然所蠲所折者皆係有田之田主而非佃戶與
百無一有之窮民此等之民既苦而此等之民更
多凡顧目前之性命不計後來之犯法者無恒產
因無恒心皆此等之民也今條銀有蠲此等之民
本不待蠲漕糧議折此等之民本不待折卽買米
平糶此等之民手無一錢家無一物又不能買是

此等至苦之民反不得沾
朝廷之澤生路既絕何事不為非大賑濟斷難安守
此臣所以尤切愚衷而望

朝廷先加意于此等之民者也臣竊為國計天下賦
稅俱有定額朝廷支用俱有定費今蠲者蠲矣欠
者欠矣而不時又有額外之費則賑濟一項雖有
益于民未免稍損于國而窮民必不可不賑經
費又不可以再損則無如推廣援納之例省公帑
而惠民生者為至計也夫開援納賑濟飢民之例
直省之民盡得更生

皇上業已行之有效矣部臣謹遵後不為例之旨故
後之請開此例者屢覆不允今以河工關係甚重
皇上又復斷然行之臣以准有部文到浙蓋時有緩
急事有輕重惟聖人能達權通變于未窮故不拘
拘于一例之微而急其先務之大今此災既非常
有之事則此例亦無常破之時且河工一項又既
破例行之矣以臣所覩窮民哀呼之狀察形揆勢
似更有急于河工者無奈額設錢糧不敢輕動各

官捐俸俸已無多此外又無點金之術而此等百

萬窮民安敢立視其死散而不為之請命乎伏乞

皇上乾斷獨行准照直隸山東河南賑濟飢民事例

一視同仁不然則乞將河工內浙省之人援納捐

助者先儘賑給飢民倘有餘資或給河工或解內

部臣自嚴加查核不使絲毫冒濫是雖特恩破例

然實就現行例中畧加通融例仍未破况以浙民

之財暫濟浙民之急最為順便洵屬可行惟在

皇上一俞允間而百萬垂斃之民間之先有起色矣

臣因親見民情甚急關係甚大非多方拯救不克

有濟故請折漕米請動庫銀又復請開此例實以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再三請陳懇祈悉允雖知冒

瀆不敢辭愆臣謹會同總督臣劉兆麒合詞具題

緣係陳請援納捐助事例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
勅下該部速議施行

楊雍建改折白糧疏

康熙三年戶部議將康熙四
年江浙白糧正耗盡行改折

以充兵餉每石照舊例折徵銀二兩以臣愚見合諸所聞竊嘆其病民也。比年江浙之米每石價七八錢今每石改折二兩加以倉盡勒索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完折色之一石小民終歲勤動所獲畝止一鍾今以有盡之膏脂供逾額之催科徵收敲撲賣男鬻女流離播遷

國家天精所構半仰給于東南數年以來江浙民力竭矣錢糧積欠百餘萬疊奉蠲免方仰

皇上之深仁乃以改折一項重累窮簷

宸衷能無惻然也查二省白糧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五斗零耗辦等米一十六萬六千一百四十七石九斗零如以本色之三完折色之一是一改折而多費民間八十萬石矣又况有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兩零一併徵解者乎臣愚以為有本色則有耗辦既以改折不應併耗辦而折之有本色則有夫船既以改折不應併夫船而又徵之事有便于國而未便于民者則改折之議可以權宜不可以久遠也 京師根本之

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必不得已而議折則當權衡穀價之高下酌量折徵總在便民而巳

周宸藻兌漕奏疏

題為直陳兌漕流弊始末仰祈

睿照嚴飭以定規制以甦民困事竊惟財賦半出東南諸郡兌漕之法臣不能悉知獨至臣鄉而弊已極臣不憚悉為

皇上陳之兌漕之法以軍運為定制每歲旗軍運京倉米一百石外贈隨船耗米二十石進倉耗米一十五石是民間兌糧一百四十石旗軍交完止一百石也是謂官貼又以米或濕潤故令民間兌米百石外加四石免其晒乾又加四石免其篩颺百石之中七十平斛三十加尖每尖折米三石總算添米一石八斗此九石八斗所自起也是謂私貼則是九石八斗凡米色篩颺折尖無不在其中矣若安家則有月糧鹽菜則有行糧起剝催夫則有輕資以致修船有銀回空有銀費 國課一石而得收一石之用

朝廷之所以恤軍者甚詳且至遞相沿久而加四之
 耗粒粒皆曰正糧矣于是巧為截貼之說不論正
 耗每兌米一百石貼銀三十八兩外加火耗三兩
 八錢糧長投之于官官給之于軍敲拊之比不異
 正項錢糧之完納矣又于截貼之外有綱司話會
 錢開版錢飾廳錢著押錢名色甚多不能枚舉稍
 不遂意則勒措不兌甚而綱司水手什百成羣辱
 官劫搶江南之已事可見發厥所由軍強民弱官
 不敢與軍爭民又安敢與軍抗惟祈剗肉補瘡得
 已交卸為厚幸比年以來民困日甚每臨出兌如
 蹈鼎鑊遂有不保田畝輕去其鄉者賤是故耳以
 臣愚見漕規宜復舊也截貼使用軍雖囂悍終為
 私勒聞江南兌糧百石止加米五石銀五兩經蘓
 松舊按臣秦世禎條奏奉
 旨遵行此正合九石八斗之制而臣鄉獨照舊徵比
 雖

嚴綸之屢頒漕臣之申飭而地方有司絕不奉行小
 民之膏血有限旗軍之溪壑無窮誰非

朝廷赤子安能歲歲供若輩之肌肉哉若行糧舊制
 每石折銀五錢于條鞭項下取之自明季改徵本
 色積漸至今行糧亦索使用每石二三錢不等臣
 愚以為行糧既照時價給發必須嚴禁雜費然非
 天語嚴勅力復舊規痛革積弊欲民之振起也不
 得矣至如漕兌稽遲皆由出兌之時多方需索而
 地方倉蠹又交通旗軍私行講兌以致耽延悞期
 今新運在即伏乞
 勅下管漕諸臣嚴行釐剔去害民之弊以恤民弁去
 害軍之弊以恤軍務使漕規一而起運速 國儲
 庶有攸賴耳伏祈
 睿鑒施行

翁自酒權關考核疏

題為謹陳權關考核之法以
 蘇民困事竊惟

國家設立關差原為詰奸禁暴通商裕民至於按額
 徵輸良非得已也臣見各關差回例有考核必以
 足額為稱職法豈不善近則戶工二部考核諸疏
 多有以溢額為稱職者夫使百貨流通商賈鱗集

徵輸間有溢額絲毫盡登 天府臣子分誼誰曰
 不宜况部臣職在足國懸溢額之令以繩各差亦
 豈得已乎然臣於此不能無鯁鯁過計焉蓋人臣
 之戒莫大於貪立國之防莫嚴於利羨餘進奉唐季以
 之召亂溢額二字止可為一時權宜未可為訓也
 假使較量溢額與否以憑考核恐人人效尤勢必
 多方搜括酷意竊取

朝廷未得一二而貪吏入私囊已將十百商民受累
 又何啻千萬矣况今水旱災荒正賦尚逋倘權關
 立意賸削乎求羨餘漸至商賈畏足寇賊滋生溢
 額之害不致于缺額不止

國家亦何利哉臣請自今以後凡關差考核該部堂
 官止宜確察其品行優劣以為殿最如能釐弊潔
 身商民稱便者即徵收未經溢額亦准與紀錄或
 有縱蠹肥私商民稱厲者必請付考功其品行未
 見廉卓僅以招商辦課溢額報部者亦不准紀錄
 如是則民困可甦貪風可杜矣臣仰見
 皇上事事以愛民為心故敢冒昧條奏伏乞

聖鑒勅下該部嚴加申飭永著為令施行

皇清毛先舒王守仁論

王新建伯守仁之功名學術皆卓犖光大表表千古而

者多貶之謂其成功用詐非正道又議其學術以
 為異端嗟乎何其甚哉其學術姑無論凡其大
 者當觀其事與其心何如耳心與事出於邪即行
 之以誠君子之所惡者也君子必無與人之成
 為邪也心與事果出於正則非行也

立意廢削乎求羨餘漸至商賈畏足冠服生盜
額之害不致于缺額不止

國家亦何利哉臣請自今以後凡關差考核該部堂
官止宜確察其品行優劣以為殿最如能釐弊激
身商民稱便者即徵收未經溢額亦准與紀錄或
有縱蠹肥私商民稱厲者必請付考功其品行未
見廉卓堂以招商辦課溢額報部者亦不准紀錄
如是則民困可甦貪風可杜矣臣仰見
皇上聖德不虧涖聽心申發永普為公庶民

藝文

論

皇清毛先舒王守仁論

王新建伯守仁之功名學術皆卓犖光大表表千古而議

者多貶之謂其成功用詐非正道又詆其學術以
為異端嗟乎何其甚哉其學術始無論凡濟大事
者當觀其事與其心何如耳心與事出於邪即行
之以誠君子之所惡者也君子必無與人之誠于
為邪也心與事果出於正以詐行之以期濟事君
子與之子貢賢者其游說於齊晉吳越間使十年
之中五國各變然且為之志存魯也志存魯即行
之以詐君子與之孔子與蒲人盟母適衛出東門
遂適衛則又非徒于貢為之也當日新建之破宸
濠也使不為假檄以疑宸濠之心又不為密書以
使其黨自相猜貳兵勢未集迅雷驟興以晏安既
久之天下而武宗又盤於佚遊天子左右近幸之
人亦多受其金錢陰相要結彼逆謀已素蓄久而
潛通之劇盜且數十萬天下事豈可知哉當其時

以危易安伊誰之力而可以用詐少之哉至于計禽淵頭賊與平八寨斷藤峽諸賊遂使賊藪盡為治境人無梗化百姓感德雖用機智仁莫大焉江彬桂萼奸巧之徒讒忌百出寃于新建何損適成其為小人而已且夫以詐濟邪之與以詐濟正也迹似而情殊者也用詐可以誅亂賊安國家斯用詐何害儻必以為用詐之非道是昔耿弇激怒張步而又示弱置伏以破之皆所不得為寧以賊遺君父而不知恤必欲如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身斬于泝水而致趙王歇亦成禽者也夫天地之道無滯迹也唯聖人知時措之宜經權能互用焉小儒執一而遺百見小則忘大不但以沮英雄豪傑之氣且併忠臣孝子勃乎為君親之至性而俱將過絕之夫豈得為通論哉或曰苟為國家而不妨詐昔柳下季不肯証岑鼎何故曰齊師可以真岑鼎解也則何愛一鼎以免國而安事乎詐且贗鼎一時可欺其後必敗敗則齊將益怒而攻魯是空自失信而又以增魯之禍此季所以不肯為之也

南昌豈以鼎稱兵者哉且柳下事見呂氏書亦未必果確耳

王守仁論一

王新建之于理學也其有功于聖人甚大桂萼輩小人耳既忌新建之功

名而排沮之至欲削奪其官爵亦已甚矣又指摘其學術不端嗟乎迹新建行事以與萼並論豈反不端于萼哉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但徵諸行事而學術之端邪亦大可辨也已未有良知本于孟子持說未嘗非也即知行合一諸義何嘗有背聖賢之學特其間時有與朱子抵牾處後儒率緣萼等議而又欲倚考亭以張道學之門庭故議者之口至于今不休不知王之與朱雖略有同異而要之大段則亦互相發明者耳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成于新建之手其中說義皆圓融透徹新建云未必盡出于晚年而得之晚年者居多余謂是書總之為考亭見道以後語斷云疑也故劉念臺夫子論此書亦云朱子可謂善變矣由支

離而易簡度幾孔門聞道之地而文成殆其功臣
歟先舒竊怪後儒苦泥考亭前說必欲墨守而輸
攻之反謂此為初年未定之論甚者謂其非考亭
語多屬他人所竄改豈不謬哉至新建說理處或
頗類佛學然不可以異端詆之何也嘗論聖人事
業雖與佛殊至于論及性命精微處則人無殊心
心無殊理不謀合轍自有不得不相類之勢子曰
予欲無言曰空空如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顏子
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易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傳之言曰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
說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又曰曰天下何思何慮以至大學之知止定靜
中庸之無聲無臭此等語亦幸賴出于古人故得
免後儒之詆訶駁議耳即朱子亦云心才繫于物
便是為其所動又云無欲故虛又云思慮未萌而
知覺不昧又云寂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
寂而感感而寂者心也如此語亦頗多豈不通于
佛學不知彼難新建者又何以為考亭地也哉

藝文 議

明沈演議役

江南民困莫甚嘉湖賦既極重役尤煩
累向來總總議幫役議覈費皆以便民
然終非究竟求其能拔本塞源一舉而可以斷百
年之弊根垂萬世之永利者莫如今官解一議耕
問奴織問婢周季侯父母地則室邇患切同舟利
患較若列眉痲痺自厘由已宜其議之精確而委
悉也凡向所無端扼取於民百孔千瘡而不可究
詰者悉領之于官一切自從省豁向所乾沒于胥
吏耗蠹于包攬千萬徑竇而不可收拾者悉斂之
于官為輸將之實費提衡而論孰得孰失豈不較
然乃其議之最重大而應熟計者無如白糧造船
而其最為第一便利者亦無如白糧造船蓋白糧
係江南第一重役其支解之費原自不薄第苦于
分析之多門以致上累國儲下殘民命數千里洪
濤所恃一船船戶先無實惠以故敝漏者多樓櫓
罕備風波歲有職此之由兼之用錢之人非出錢

之人但務多費不求省費一有漂失獨賠則破家
 派補則擾民若果造船此弊永斷船堅則風波之
 患自省上船有額解輸有額同舟之人互相覺察
 誰能多費况造船之資無事別派第就十甲內應
 出役銀之中按年遞減其數自足蓋上五甲既已
 役過下五甲無獨免之理第按其先後而減之人
 情亦必樂輸倘有加派則須題請若止就原派役
 銀之中量為調劑此則郡縣可以主張三臺可以
 立斷但須速圖之耳此議果行如刻而征如期而
 輸如期而解既無侵費安有稽延從此國課不待
 催督民不知有役之擾又不知有役銀之擾正額
 一輸追呼罔及向時煩累一切都捐江南諸郡灑
 然如換一境界直一舉而可以鼓萬姓之歡呼當
 萬年之尸祝第胥吏之下上無權包攬之扼取無
 計一旦盡奪其所垂涎能無百計撓阻惟在考之
 國典酌之民情斷自深心為百世法則湖民幸甚

馮叔吉復馬路議

嘉靖三十四年縣治道倭寇焚燬五年乃興城築以士民負郭

之產闔闔之居僉為城基馬道池隍約動費田地
 居址百畝此為縣治官民百世計故無所惜及城
 成而畝價難盡補糧稅難盡蠲當時郡邑大夫目
 擊困苦將初議馬道一丈五尺量從省減但盈丈
 以外田聽耕種地聽蔬圃屋聽葺居仍還民業此
 下以已產奉公而上以餘產便下是上下交相濟
 也四十年來兩次丈量起糧歸戶買賣無禁今且
 視為膏腴其或阻山沿塹尚不足一丈者亦形勢
 使然非豪強侵佔者可以例論至今而必加增五
 尺則撤墻屋壞良田荒肥壤官任筆楚枷罰之怨
 民起悲號哀籲之聲後有改號豁稅之擾所謂外
 變未形而內患先罹也如止照見存馬路則多于
 一丈者仍舊不及一丈者補足汗者高之塹者平
 之號不必更糧不必豁所謂四民樂業而頌聲可
 作也斯二者利害懸甚乞憐瘡痍之遺黎難再損
 業方九里之山城原非通會夔負郭之膏腴奚忍
 踐履鮮乘馬之孤邑何取濶步原無侵佔似難增
 益惟將見在一丈以上者悉仍其舊不及一丈者

不論房屋田田地悉令補足其山石難鑿處所雖不
及一丈必難再鑿即為定制官民永守則地不改
闢民不改聚慈邑
功德當世世已

皇清毛際可嚴先生復姓議

子陵莊先生後世避明帝諱易莊為嚴相沿至

今余謂姓者受之於祖所以承百世之宗祧非身
有大故不忍易也君子已孤不更名况其姓乎若
夫莊之為嚴不過一時史臣難於記載而姑遷就
其文豈盡強後世以必從如唐以諱故易淵明為
泉明今人未嘗稱泉明也宋以諱故易桓公為威
公今人未嘗稱威公也即莊周莊驕之屬漢世亦
當易之以嚴今人未嘗稱嚴周嚴驕也而獨於先
生之姓則胡為易之嗚呼先生本與世祖同學其
高尚之節天子不得臣甯其埋名釣大澤時有司
僅以物色得之使生明帝之世當益遠幸高蹈世
且不得知有其人又烏從而易其姓也歟乃身沒
數十年之後不幸為史臣所易而廟而祀者遂真

奉以為氏吾意先生有知必不歆富春之俎豆明
矣夫富陽古睦州也後世以先生故且易睦為嚴
而不知易嚴為莊則亦昧於輕重之義也夫
余謂廟而祀者仍稱莊先生可也謹議

刻春秋分左右皆只五六日進退一刻日之
長短繫黃道過南北之不同蓋北極出地三十六
度故自赤道北之天體皆以近北極之故在地土
多在地下以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南之
天體皆以近南極之故在地下多在地土少所以
黃道自北過南則曰入地漸深出地漸少而刻數
漸晝

有大有
夫莊之為嚴不遇一時史難於言載而姑遷就
其文豈盡強後世以必從如唐以諱故易淵明為
泉明今人未嘗稱泉明也宋以諱故易桓公為威
公今人未嘗稱威公也晉莊周莊驕之婦莫不
當易之以嚴今人未嘗稱嚴周嚴驕也而獨於先
世之姓則明辨易之鳴呼先生本與世祖同字其
余謂應而孤者亦非其也主可也勤勤時有司
而不味其氣為其似亦和氣彈重之義也尚明世
矣夫富則古卦出也矣世以求主好且長其為端
奉以意入吾意其主亦快必不短富春之也豈豈

藝文考

元史伯璿晝夜長短考

曆中刻數晝夜長短大抵冬

退一刻春秋分左右皆只五六日進退一刻日之

長短繫黃道過南北之不同蓋北極出地三十六

度故自赤道北之天體皆以近北極之故在地球上

多在地上下少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自赤道南之

天體皆以近南極之故在地下多在地下少所以

黃道自北過南則曰入地漸深出地漸少而刻數

漸晝減而夜增黃道自南過北則曰入地漸淺出

地漸高而刻數漸晝增而夜減但春秋分是黃道

與赤道交道日就橫處行則過北之勢直而速故

只五六月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

三十四度為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
自東而趨西其過為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十
二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也

明陳善南湖考

餘杭居天目萬山之下苕溪一帶下貫杭嘉湖三府大禹築塘名西海險

塘諸水併瀉於溪不能驟洩以致漂沒居民漢熹

平間縣令陳渾開闢南湖一萬三千七百餘畝分

殺水勢漸洩歸海原坐稅糧派分各縣辦納逮唐

寶曆間縣令歸珖誓死築塘大功克就及宋崇寧

間蔡京欲請佃業縣令楊時奏阻之此三令皆有

功于湖繪祀血食名三賢祠國朝永樂間軍民計

移籽粒為田畊之不能蓄水以致決塘漂沒民廬

專闢于朝命尚書夏原吉通政趙居任親臨勘明

前項移糧並無升合在湖一槩剷平成化間土豪

徐果等圍佔成田巡按呂鍾問罪解京田勒還官

弘治間水利郎中臧某臨湖勘踏將各圍佔湖田

一畝陞穀一石每地一畝陞穀三斗每蕩一畝陞

穀二斗俱候秋成另倉收貯所築圍硬亦盡掘毀

務令坦平意在蓄水難耕實非陞穀也豪民乘此

紊佔獲利又不納穀甚為失策正德間水利郎中

某經行本縣曉知南湖囊蓄天目萬山水勢保

障三府行府查追各佔湖田稻穀築隄造閘盡將

莊房竹木拆毀通行開濬還官勒碑三賢祠內率

莫能禁嘉靖十八年豪家徐衢等復行佔據奉縣

知縣陳天貴申達巡按御史傅鳳翔通判王宗尹

親詣湖所酌量水勢議將湖南五畝陞築砌滾壩

一所寢盈寢洩徭徭編壩夫一名看守沿湖立碑永

禁侵佔所圍土埂一槩剷平會陳令以遷秩行未

底成績嘉靖二十三年奸民張景魁將湖田陰獻

戚曉邵氏為護墳田事聞於水利黃光昇邵氏推

讓還官嗣有豪軍張洪張鏞托名籽粒告佃廟山

頭田七十三畝混佔半塘湖心田百餘畝共已二

百餘畝矣前此徐衢等侵佔之田轉相貿易夫南

湖之濬塞三郡之利害所關奸民規佔為害已甚

更復展轉貿易忘非已有乃吏茲土者亦聽其貌

法無忌不究詰嘉靖三十四年縣民葛臣等將前

侵佔之害聞于水利道王詢富陽令桂軌本縣令

吳應徵勘得餘杭南湖原有上下二湖以便蓄洩

佃不已漸不可長計其原蕩約有千數餘畝近存未佃尚有三分之一若不及今修築堰壩蓄水勢則貽患居民有不可勝言者矣蓋南湖本以蓄水堰壩不修則洩一洩則涸蓋湖蕩泥深而土沃耕之則為肥田不耕則為茂草故豪民便壩不修樂水速涸其涸也歲收膏腴厚產獨享其利其勞也坐視湖澤巨浸而不與其害徐杭一邑利壩不修而錢塘安樂鄉十有六里之小民寔有剝膚之害也以故本鄉之民先年皆自用財力修築堰壩石易價傾地而奸豪又從而陰決之湖下小民幾為魚鱉蓋此湖乃重利所在而近湖皆豪右之家今不修築堰壩其勢必至於盡佔而後已將來無此湖則無安樂鄉十有六里之小民矣故欲息爭訟在夫絕請佃而修堰壩蓋堰壩修則水可以長蓄既蓄水則湖不可以為田既無佃種之利則豪右自不至紛紛請佃而居民亦可免歲歲之告爭矣且請佃者不過軍餉而已今查徐後等各侵佔湖田節經勘結承納佃價稅糧及至追徵糧餉荒蕩

遷延不納今官湖皆為勢豪私佔而稅糧無絲毫入官且南湖未耕佃之先國課未聞減耗南湖已請佃之後軍餉未見充盈奸民蔑視憲禁侵佔不已上湖既已湮蕪下湖日漸填塞是沿湖數姓獨享其利而浙西三郡均被其害也近因羣奸欲決開滾壩下流居民哀鳴于上事下所司查勘乃用耆民費錢洪等議要將壩加添三尺免致水往南來保全三府田地仍照原議先將馬澗水灘二處內外深塹趁時填塞厚培塘基毋令坍塌其滾壩悉依水利道所定東池用大長椿木釘入實地然後加以大石務令堅固可垂久遠仍將五畝塍兩旁隙地召募勤實農人管種免其租稅責令看守塘壩如有奸人肆孽盜掘洩水者即便呈縣拿問申處以警其奸又於湖之東北隄及五畝塍一帶立置石碑二十上刻察院禁諭永遠不許侵佔敢有倚恃勢豪仍舊圍田蓋屋者許諸人首告照先年奏准事例從重問治立界遵行是故思患預防勞身焦思當事不避居謗不疑一洗積弊以垂永

利毋使陳歸楊三君子專美于前誠有望於當事者庸書以俟

孫昭系包考

孫子問取六壬書觀之以宣節勞佚在京師時謂其與陰陽家說等耳今

則辨其大旨殊非陰陽家所同即夫系包之說乃京房之所不稽者焉其論五行一曰水則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墓在辰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於木則曰其系包在申於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蓋五行既墓矣其生也必有萌蘖焉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蓋五行無絕理也陰陽書五行十二位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為五行之終始則其曰絕者謬甚矣或其系包二字之訛如帝虎亥豕則止訛本字此則合二字為訛耳其勿諒矣乎黃帝經五行十二變曰生日浴日官曰臣曰君曰委曰病曰死曰藏曰止曰渾曰奇

宋

蓋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古語有之曰人之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系包此胎

說尤較明著云識也夫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足矣謂其盡無則固不可也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尚闢鬼神之道雜揉弗章自顛帝分命重黎秩叙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黷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不但古為然也今深山大藪之中人迹鮮至之地往往產異見怪民人益繁而後聽聞邈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不

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墓在辰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於木則曰其系包在申於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蓋五行既墓矣其生也必有萌葉焉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蓋五行無絕理也陰陽書五行十二位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為歸式彈丸著云其曰絕者謬甚矣或其系包二字之汎以疑出其系則止說本字此則合二字為訛人亦亦三熟丈夫以燕謀文子以系出系出此蓋且春系出也戰春出也育春出也古語亦曰

藝文 辨

宋戴仔非國語辨

尚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寡識也夫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是矣謂其盡無則固不可也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尚闢民神之道雜揉弗章自顓帝分命重黎秩叙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躐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不但古為然也今深山大藪之中人迹鮮至之地往往產異見怪民人益繁而後聽聞邈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說周公說於三王金縑之册至今存焉故記曰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伯有巫祝禱祠之人掌詛盟禴祭之事說及乎毒蠱厭禳施於天鳥牲禘以殺淵神在矢以謝怪物世之讀者往往懷子厚之見遂以為非周公之書夫國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公之書

乃先聖之典禮其大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日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爾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尤矣夫古之爲享祀朝聘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古之觀人也受玉而情受服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偷情手之高下容之俯仰皆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民氣素治故其亂者可得而察之也子厚見夫今人之亟有是而未嘗死亡也則以嘗古此朝菌蟪蛄之知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伯陽父伯山甫單子晉單穆公伶州鳩史伯衛彪傒觀射父九人語言皆不可訾訾之其爲不知大矣叔孫僑如之貪邪却至之汰侈矜伐不可獎獎之其爲同德明矣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讀國語之書蓋知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辭閑深雅與讀之味尤雋永然則不獨其書

不可訾其文辭亦未易貶也故予尚爲之說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者喜俗論嗜古者多迂談便今者多流快予迂誕之徒也亦因以自道云

元史伯璿月星不受日光辨

按沈括之論日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如此則

日光必照着月月乃有光耳若日光爲物之所遮隔照不着月月乃無以爲光乎或者又曰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如此則日月之行不免有隔地之時若日光爲地體所障月體爲地影所蔽則月必無日光可受又將何以爲光乎愚終不嫌於心何者地體甚大若謂其有影則凡物之影必倍於形地之與水豈無十萬里之廣厚則對日之衝其影又當倍此以天度言之一度纔二千六百三十里有餘耳九行與黃道近者只在一度耳間極遠者不過六度便以六度計之不過一萬五千七百九十二里有餘而已而地與水之影在對日之衝者乃有一二十萬之廣大可以遮六

七十度不知月行入在此影中日光亦能照及之
否故謂為無影則可若不免有影政恐月為地影
所蔽失光之時豈一夕二夕而已今則月自生明
之後無夕不光雖有時而食亦不過一時之頃而
已不知又何說也又按文公嘗言月與星有光皆
是受日之光以為光愚亦有所未達者夫既曰日
與星皆受光則月之生明在朔之第三日是時月
已去日三四度矣然始生之明不過一線之微
耳漸增以至于半而弦漸增以至于滿而望望後
漸虧以至于晦亦然無明生頓滿之理今經星緯
星近日遠日光皆圓滿滿皆無以漸者姑以金星
言之金星附日而行自距合後進在日前只在日
十八度使夕見西方或退在日後亦只去日十八
度使晨見東方是時去日如是之近皆一見便滿
不如月之生明有漸此又不知何說也愚竊以意
度之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為光者星
若果自有光烏知月之不自有光也乎若月之所
以有光者蓋日也與星雖總謂之三光而陰陽太

小則異焉是故日為太陽猶四象之老陽六十四
卦之乾卦是純乎陽之象也月為太陰猶四象之
老陰六十四卦之坤卦是純乎陰之象也日純乎
陽故其光獨盛而其體四面皆光月純乎陰故光
不及日其體半光而半晦光乃其面晦乃其背即
所云龜耳日全體光而月半體光者陽全陰半之
義也至於星則陰陽合體而不純矣文公嘗言緯
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陽中
之陰猶四象之少陰少陽六十四卦中凡陰陽合
體之六十二卦是不純乎陰不純乎陽之象不純
乎陰故其光皆全不如月之半明半晦不純乎陽
故其光雖全而不如日之獨盛也三光之體不同
恐或如此星既本自有光則近日遠日光皆圓滿
不必致疑可也獨月之近日遠日而光有盈虧之
異則未得其說竊以為日君象月臣象臣主敬君
故月常面日而不敢背此其光所以自生而滿自
滿而虧皆以漸而進退也何以知其然耶曰以九
行與黃道離合遠近之勢知之觀九行與黃道相

交相去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敢當日道而行
 又不得去日道太遠遠去日不過六度而已甚則
 日失中道則月以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違乎
 日如此非臣敬君之意而何如此則常面目而不
 敢背亦何足怪乎要之月自有
 光則地影遮隔之疑亦可釋矣

明史君實格物辨

聖經曰致知在格物朱子章句格

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夫已知即良知也朱子豈遺良知者耶世有主良知者謂孔子非多學而識乃一以貫之遂以窮至事物之理為非不知多學而識者識其名象器數以參其見聞未云格也若格則即物窮理正窮其一以貫之者矣孔子生知生而知此一也在學者必有藉於窮理之功且夫良知之名始於孟子正以言性多岐故指人不慮之良以明性之本善至於論學則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者即凡天下之物也詳說者因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也反說約者求至乎其極也至乎其極則約矣約則一矣奈何以非多學而識而遂非朱子之即物窮理乎又謂中庸首章不言格物遂以莫見莫顯為良知而以慎獨為格物夫中庸三支各為一義非若聖經包一部之旨也其第一章言慎獨本於大學之誠意而意之所發自慊而無自欺正本乎格致之功故第六章舉舜以示人正言格物矣舜之好問好察即物而窮理也執兩端而用中求至其極也極即中中即一也執中之道堯命舜而舜命禹試即禹之惡旨酒言之酒即凡天下之物也人亦約畧知其不當嗜耳惟禹也從而益窮之乃知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由是貫之於飲食衣服宮室一皆豁然無累而不以人心問道心為能致孝致美盡力溝洫其孝父忠君敬天勤民之心純然無間此非致乎其極而表裏精粗無不到乎吾非謂禹之聖果從格一酒入也而學者格物之功確當如是者齊宣王以羊易牛此不慮之良知也孟子教之以已見之牛格未見之羊并格

未見之百姓且格夫推恩足以保四海所謂因已
知之理益窮之以致其極也於是以及不忍之心施
仁政制民產興庠序而王業之全體大用不具是
乎朱子解物為事蓋有是物即有是事即有是理
而云五倫為切王陽明先生乃取一竹以格之三
月無得以至於病遂以窮致事物之理為非陽明
自失朱子之旨耳奈何以咎朱子哉陽明每提四
語為教法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發
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為惡是格物夫為善去惡
則誠意正心修身之事也其與經文修正誠必先
致知之序刺謬矣且所去無善則又告子三說之
一為孟子所深辨者使心果無善則知又何由而
有良耶

應良大禮問辨

或問禮官之說皇上以小宗後大

經矣曷為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所以定天子之大禮也曷為議者之說亦復引大小宗也

曰茲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為得所以重紛紛也
則其說何也曰宗法為公子卿大夫設也不與族
人為宗也為人後為繼大宗設也君無為人後之
禮也誠以君至尊也不得與人庶同也理也亦勢
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而為人後者有大功焉
小功焉故知後大宗非天子諸侯事也且古之後
大宗者必屬乎子道者也故可以為父子仲嬰齊
以弟後兄非禮也而公羊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
附會之過也魯僖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而
胡安國曰臣子一例以僖嘗為臣謂臣猶子也則
可謂為之後惡乎可近世人主稍其所後則何如
曰屬乎子道嘗受命焉後擬諸宗法庶乎其可也
非此類也何可比而同宗法耶然則其稱號奈何
曰天叙有典人不可滅也其昭穆奈何曰父昭子
穆未之有改也或世次不相當不以親親害尊尊
可也信斯言也大禮其定諸曰然明乎宗法之原
而不以其所同強齊其所不同則干載不明之案
可判而今日紛紛之論不崇朝可決也仰惟我皇

上之卽位承武宗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揆諸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爲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先君其爲繼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武宗而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爲繼耶由此得舍武宗而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爲繼耶由此言之與獻帝聖考也與國太后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旣後仁宗程頤尚謂其父濮王當別立殊稱矧我皇上聖父母乎如曰子無爵父之義周不有追王之禮乎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爲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顧不得祭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宗廟之紀不亦可乎然則子之說無亦勦議者之說歟曰議之是者天理人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予不得而同也子盡亦上聞歟曰皇上至孝道之心旣已燭夫兩端之說矣大禮其次第舉矣予竊嘆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如也

陳善武林山辨

武林杭之名山因以名郡而古今皆朦朧未有直指的名爲某山者

舊志以近今武林門右土阜俗稱祖山者當之謂其山先名武林以避唐諱改稱虎林成化志引楊

正質虎林山記謂錢王時祖山在郭外有異虎其山自名虎林非避諱也又引宋樓玫瑰詩武林山

出武林水靈隱後山無乃是且宋淳熙志言漢書

明載武林山爲武林水所出安有反避唐諱之說

決非城內無水小山明矣是夏公斷以靈隱寺後

山北高峯爲武林山矣與薛公通志同惜偏而未

全一統志列武林山當矣下曰一名靈隱一名靈

苑一名仙居乃合靈隱山飛來峯二山爲武林山

是矣時認而未的至沙門契嵩武林山記與四水

潛夫武林舊事直以飛來峯爲武林山似矣又局

而不廣近田公西湖遊覽志陳公萬曆志皆不列
 武林山而于靈隱山下言一名武林山豈惟齟齬
 不明而名言更不正今山予為辨者三以俟質之
 夫君子焉凡郡邑之著稱者必以郡中佳山水祖
 山蟻垤不足以當固矣特靈隱之名發于東晉其
 先秦兩漢厥名伊何愚意凡謂之山者以其全體
 而言也其高聳者曰山之峯其如脊者曰山之嶺
 至于岡陵丘阜皆有分別而一山字足以槩之故
 武林山之名乃杭南北天竺靈隱諸峯慧理未來
 之先之祖名之總名也自慧理既來而後有飛來
 之名焉有天竺之名焉有靈鷲之名焉有靈隱之
 名焉有天竺而後有三竺之名焉傳五印度而後
 有中印之名焉至于蓮花佛國白雲白猿獅子香
 爐皆繼慧理發之而為武林之支名至于南高北
 高五雲雙檜乳竇月桂諸名又後人之濫觴也其
 曰形勝烏石靈苑仙居龍門楊梅西源善住興正
 瑞雲慶化集慶秦亭又土人之私謚也自有諸名
 武林反以無專指而晦如呼子之名而不詳其

父之諱又如子孫寡而皆晦則父祖之名自傳子
 姓既多而又著則父祖之名遠而晦久而忘此常
 道也故吳山秦望以宿名非武林也定浮龍鳳以
 泐江別派非武林也九曜南屏玉皇大慈以過峽
 非武林也黃鶴阜亭臨平超山遠而對照非武林
 也孤山獨山寡不成林非武林也黃山安樂山七
 十二賢山焦山水山其所根源非武林也此外諸
 西南北三面之山戟攢旗矗如武庫森列者有一
 曰非武林山不可也如羅浮有七十二峯皆謂之
 羅浮山黃山有七十二峯皆謂之黃山武夷有三
 十六峯皆謂之武夷山是可辨者一也然此意未
 經高人明言而竟實見往往如羅處約靈隱碑曰
 浙水之右有山曰武林盧襄西征記曰杭地北環
 天隱國朝楊太守開西湖疏曰杭州南跨吳山北
 兜武林觀曰右曰環曰兜三字則非一二山之指
 羅公自是才子楊公極善堪輿盧公大于遊覽故
 其所見之卓如此其可辨者二也且求武林山者
 必當求武林水杭南北二山之水孰有大于三竺

靈隱之溪乎南則從捫壁嶺水山嶺合雙桂永清
月桂諸鳩北則從石人西源合白沙韜光諸鳩正
與舊志合曰武林山有二水南出者曰南澗北來
者曰北澗若惟以靈隱寺山為武林山則惟有北
澗而無南澗若以飛來峯為武林山則飛來峯無
水不出澗若以靈隱飛來二峯山為武林山則南
澗從天竺諸峯來發源不全况舊志言西湖匯武
林山水秦時名武林水至漢方有金牛明聖之號
南北二山凡有水流入湖者皆武林山也其可辨
者三也始焉求之人心之同昧既焉質之高人之
偉見終焉稽之形勢之
見存吾于武林也奚疑

皇清毛先舒西湖不通江辨

按昔郡志云西湖故與江通誤也田學使汝成

嘗辨之然未能了了按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
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元未嘗云與西湖通也注
云浙江至錢塘縣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
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亦未嘗云與

湖通也今靈隱去江已遠然山川之名古今屢變
或當時靈隱山直抵江干俱名靈隱猶古吳中亦
稱會稽浙江亦稱廣陵耳又水經注謂秦始皇將
遊會稽道餘杭之西津西津亦正未必是西湖至
駱賓王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靈隱之山至絕
頂何嘗不可觀日對潮豈必湖與江通哉且詩人
寫景嘗在虛實間即此詩未云待入天台路看余
渡石橋豈可泥此而謂天台石梁亦在靈隱哉楊
巨源詩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義亦
類是今又相傳大佛頭為秦皇纜船之石或好事
之附會或始皇東來遊幸西湖亦未可知總與湖
通江之說無與陵谷雖有變遷而大段形勢故在
西湖南面稍近江而尚有慈雲萬松二嶺大山隔
之他處去江更遠古必無湖通江之理也又舊傳
西湖本通海通江即
通海矣可無更辨

